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8nB204

斌雅禪師語錄

清 鑑說　海岳記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王新命序
    - 徐祚炳序
    - 柏永馥序
    - 何傅序
  - 住浙川縣岩峯山法海寺語錄
  - 住臨潼交口龍華寺語錄
  - 住渭南靈臺寺語錄
  - 住西安封村寺語錄
  - 住寧夏海寶禪寺語錄
  - 住漢中西鄉洪崖寺語錄
  - 住山西陽城開明寺語錄
  - 偈頌
    - 復提臺何公
    - 壽浩然高鎮臺
    - 贈欽鄰王鎮臺
    - 壽楊太守
    - 山居韻
    - 與璞姑范居士
    - 為起潛沈儒學
    - 為王參府
    - 壽漢南鍾太守
    - 別徐牧主
    - 壽亮采師元戎
    - 靈鵲花
    - 空谷傳聲
    - 與王參府
    - 復劉參府
    - 贈武子山李文學
    - 壽鳳翔楊太守
    - 復直指李公
    - 別太史李公

- 閱汪侍御水利碑
- 寄牧主徐公
- 偶成
- 爆竹
- 詠雪
- 募緣
- 放生
- 示玄宗都監
- 示惺悟監院
- 別幻如講主
- 示興周居士
- 與穎木禪師
- 示不非禪人
- 示含波禪人
- 示融和禪人
- 示一如禪人
- 示定安禪人
- 寄羽陽檀越
- 示王守吾居士
- 示黃居士
- 示相居士
- 示馮居士
- 示豁然維那
- 示明心禪人
- 別汪二府
- 仙人橋
- 翠嵐亭
- 四蓮菴
- 睹佛臺
- 臥佛洞

◦ 雜著

- 與柏提臺
- 示柏善人
- 為柏提臺
- 復何提臺
- 為王鎮臺
- 復新安呂侍御
- 復漢南鍾太守

    - 復鳳翔楊太守
    - 郭真吾居士
    - 王守吾居士
    - 寧夏眾居士
    - 觀音像贊
    - 接引像贊
    - 龍池幻老人真贊
    - 天童密老人真贊
    - 風穴先師真贊
    - 為徹宗長老舉火
    - 為靈虛勤舊舉火
    - 為常安勤舊舉火
    - 為瑞白知殿舉火
    - 為悟蓮舉火
    - 為契如舉火
    - 為晏參舉火
    - 為源密庄頭火
    - 毛賢徵為母請
    - 為蕭居士入塔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福寧斌雅禪師語錄序

予幼時呫嗶家塾，忽遘離亂，違棄鄉井。長入仕途，日從事簿書，案牘間或涉獵經史，其於聖賢格致誠正之學與夫六藝之文、百家之編概未廣搜博討，又奚暇旁及宗門釋典？乃有斌雅禪師不遠六千里來自西夏，敘其家世，為吾梓州人氏，遂以語錄乞予序之。

予聞文殊贊維摩詰曰：「善哉，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真不二法門也。」臨濟侍黃蘗，以風顛漢捋虎鬚，脅下三拳，腮邊一掌，機鋒迅捷，不落言銓。近世禪宗盛行開堂棒喝，比肩接踵，黑白未證、解脫茫茫者，其語錄皆裒然成集。以予視之，不唯非西方不言而信之旨，即於後代善覺上乘面壁、獻花諸果亦失津梁。

斌師固衣缽老宿，身法口律空五蘊而勤八正，將獨步漢南，何亦不離此語言文字耶？迨觀其言說皆本性靈，不落窠臼，因思吾蜀當干戈未起之先，沃野富庶不讓吳越。師生太平極盛，遽辭家祝髮作塵外想，芒鞋雲遊置理亂於不聞，迄今松枝東長，竿頭更進，非具有夙根何以能此？

茲來江左則寶誌對梁武吐鱠之地也，其東則竺道生聚石說法點頭之所也。師以本無一物之體去來此處，吾知其早有印證，如臨濟之脅拳腮掌者，遂為之書。

皇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歲，夏至日，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潼川王新命撰。

序

佛氏以性天之教覺天下萬世，而從事于此者不馳騖於高遠，即執著於色相，言既繁，旨愈晦，堅白異同，雌黃其口，舉世昧昧，焉莫知適從矣。迨曇摩航海直指見性，因緣大事言下了了，數傳以後蔚為五宗，燈燈相續，至今惟臨濟獨盛。

蓋臨濟以上乘法唱第一義，掃除諸有，不落言詮，臨機問荅間不容髮，平時魚獵經史、肴核百家者，無所用其隻字也；舌掉蘇張、如濤如電者，至此無所逞其乾智慧也。時而豎拂、時而伸拳，一棒一喝已無餘蘊；有時詩歌頌偈，大抵寓言八九，皆可作千百日想，非箇中人莫識也。

余於簿書之暇靜坐小憩，焚香啜茗，凡古德語，究心日久微有所契然，於疑似間猶涉影響，苦無先覺得相照證。聞有臨濟宗泜斌雅大

和尚安禪寧鎮，祝我皇圖弘宣，宗旨汲引，學人顧以畫疆，是限無能，一炙清光，葭蒼露白，幾切溯洄之思矣。
今夏師由余治東歸，暫駐禹祠，千里間關尚殷景慕，亦既遘止肯于覿面失耶？因與盤桓者數閱月，機鋒酬唱，詩章賡和，此外蕭然，只有寒山一片石共語耳。且師以不群之軼藻，當百行之渾圓而猶不自安，竟欲天下萬世胥出於迷途而後已，其心何心？殆所謂聖人以大道為公，視彼自了漢不相去徑庭歟？詎世人薰習成性，對面不識，無可如何。托之于言，積言成書，言出而人莫之悟，書在而人莫之解，亦大可悲矣。天地，蘧廬也；萬物，過客也。以吾生之須臾寄跡其中，奄忽焉草木同腐，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惟是芸芸各具不泯之性，如火傳薪當前而不力加，究竟等電光于一瞬，此吾師所以亟亟為祖燄作綱維也。
秋半，師別余而東，出語錄一帙示余，立言簡切，西來大意和盤托出，知此便可勘破野狐魔子，大藏五千併可不讀矣。海內之大，豈乏明眼人定論垂久？似余無庸贅言，第浮雲聚散，別情勿窮。昔浩初言多與《易》、《論語》合，柳州序之；文暢能詩，昌黎序之。余才不逮柳州、昌黎，而師于浩、文兩公則有過焉茲行也，何敢嘿嘿以無文？

南州法弟子徐祚炳和南書。

序

三乘之中惟上獨尊，因其清淨而無葛藤，所以有不二之稱。既云不二，則語言文字盡可抹卻，復何以筆尖、杖頭兩般利器，或刺佛祖蹤跡，不令一毫躲閃，或打金剛腳跟，頓使即時循規？只為些子捉摸不定，不得不倒弄一番而提醒於人。如歸宗之弄拳、古靈之撫背，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轟，豈無意而為之？抑有意而為之？任其翻江攪海、掀天揭地，究竟落於天龍一指禪耳。
余前鎮守臨鞏，聞有雲翁法乳斌老和尚，期會賀蘭，透人鼻孔，奈因雲山相繆，猊座罔瞻，蓋以心誠求之未稔，以致晤對之艱也。丁未之秋，八月既望，師欲飛錫吳楚坐斷名山，道經涇原，驀頭一撞三生石種，余亦親聆棒喝，如江上明月、到岸清風，直使火宅晨涼，煩襟頓豁。每霑開示語錄，揮麈揚眉，行行非空非有、句句無去無來，誠謂暗室之金燈，而迷津之寶筏也。宜乎寧夏撫院劉公延請，而宣弘教啟來學以贊皇猷。余繼此序，聊記機緣之不偶爾。
康熙六年十月，下浣提督陝西等處軍務左都督三韓弟子柏永馥頓首拜題。

序

臨濟一宗，杲日麗天，元明兩季閒花落地，迨夫天童密尊乘願再來，直拈白棒，橫截洪波，為一代中興之祖師，開萬世人天之眼目。繼而天台林翁力唱玄要，與天童一棒箭鋒相拄。林翁之後，匡其法、闡其微，風穴雲翁耳。逮夫雲翁之後，析義發秘，大弘風穴之道者，首出斌雅禪師也。

師西蜀潼川章氏之裔，才玅機雲，行惇曾史，丰神磊落，逸韻瀟疏，因觀畫壁感悟悲涕，遂興遺世獨立之想，辭親薙落，飄然塵外，兩足踏殘荊棘之林，一身歷遍兵戈之地，山高水闊，杖頭碧月照行，肩蘗苦冰寒，缽底黃花炊途供。

初參禹門萬如和尚，碧瞳眼不逗黃金之屑，玉粳牙肯兜野狐之涎，省發向冷浸魂、寒徹骨冰天雪窟之中，大悟於病既亟絕復甦斷壁懸崖之下。時有偈云：「病後方知徹骨窮，缽盂開口笑春風，爐中火燼千山雪，凍倒虛空兩目紅。」

既而再往南詢，如俊鷂遼天，人人羅籠不住。復經北渡，若神龍出海，處處雲雷相隨。及至風穴藏蹤，欲蓋彌彰，本要鍼箚不入，爭奈倒嶽傾湫？雲翁知是種艸因，將古德淆訛一一按驗，了無滯凝，誠所謂師勝資強，當仁不讓者也。時有偈云：「乾坤無事不相干，巧手何須美赤斑？老魅著殘十樣錦，勘來不值半文錢。」

承事風穴，十易寒暑，葉凋玉樹，八處名藍，體露金風。丁酉新秋，穴乃曰：「因乏佐助，滯汝多年，某之過也。」遂受付囑為風穴一十二員之長嗣，接臨濟三十三傳之正宗。其大用如渤海瓊樓，自波蜃所化，豈圬人之能工？其大機若會稽野繭，從壁魚所成，非桑婦之可致。

自密尊以往屈指四世，如師豈易求之哉？晴空日照千巖雪，大地花敷萬國春，余不覺為臨濟一枝發大弘願矣。慕師風規德教，寤寐為勞，康熙戊申春，師辭柏公過漢南，余一見而生敬信焉。昔尼父與顏子曰：「吾與汝交，一臂以謝，豈待白首，然後變乎？」余與師交十有數年，生緣履歷，弘道率真，天人協贊，海內知名，金山玉帶詎有異乎？況師以一心證悟，百折利生，大闡宗風，陰翊皇化，無孔笛子韻出青霄，未審何人側耳？

因憶客有讀師語錄始駭眩而終卻走者，余解曰：「東海大荒中有大人焉，張兩耳為市。又一大人者，張兩耳以聽之，斯可謂兩相當矣。今子處此圜土之中，以徑寸之耳傾側聽之，雖欲不駭眩卻走，烏乎可？」師聞而笑曰：「某誠無辭於大言矣。踆于大人之堂，張兩耳而聽之者，非子其誰？請書之以告於世之為耳市者。」

時大清康熙，庚申夏日，提督山東全省等處地方總兵官都督同知何傅薰沐拜撰。

斌雅禪師語錄卷上

侍者海岳記錄

順治丁酉十月十五日，湖廣鄖陽府鎮臺穆公、協鎮呂公，暨南陽兩郡紳衿緇素，從風穴請師住浙川縣岩峯山法海寺，於戊戌四月八日開堂。

佛殿。「雲門棒，丹霞劈，鋸解秤錘血滴滴，者樣忤逆種草，會須向前合十。」遂展拜。

法座。「當陽坐斷，凡聖不測其端；格外流通，隱顯全彰縱奪。斬新條令，殺活並行。還見麼？」便陞。

拈香。「此一瓣香，彌綸八極，包括二儀，信手拈來，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萬歲，伏願一人有慶，四海無虞。」次拈云：「此一瓣香，氣沖牛斗，德被群黎，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勳貴、本郡縣宰、縉紳文學，伏願位冠百辟、爵倍萬鍾；并及當山請主、現前大眾，澈自性之淵源，明日用之根本。」又拈云：「此一瓣香，十載遍參，後入龍池會裏惡浪滔天，幸是不曾沾他涓滴，而今毒發恨深，恭對人天眾前拈出，供養現住河南汝州風穴堂上雲峨老和尚，爇向爐中，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家私蕩盡碧岩隈，坐見松陰長綠苔，滿目溪山藏不住，頻拈鐵笛出雲來。」以拂子作吹笛勢，云：「嗚咿嗚咿，還有知音者麼？出來與山僧相見。」僧問：「古鏡未磨含萬象，金鐘一扣獲圓通，指天指地即不問，和尚興居是若何？」師云：「兩彩一賽。」進云：「十方法海波濤靜，獰龍出現爪牙雄。」師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進云：「恁麼則任運騰騰從此去，為雲為雨遍大千。」師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不落宮商，是何曲調？」師云：「氈拍板，無弦琴，唱彌高而和者深。」進云：「那箇男兒不丈夫？」師便打。僧禮拜，云：「遍界難藏跡，因甚被蟭螟一口吞？」師云：「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進云：「如何是日用事？」師云：「熱時搖扇，寒則添衣。」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復打。進云：「四大分張，眼光落地，向甚處安身立命？」師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金。」乃云：「釋迦老子降誕，法海今日開堂，時節雖殊，理無二致。」豎起拂子，云：「釋迦老子來也。還見麼？在山僧拂子頭道：『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還聞麼？只饒聞見分明，猶是金塵落眼。所以雲門大師

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有般漢道：『雲門可謂有恩皆報，無德不酬。』法海則不然。」擲拂子，云：「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復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協鎮呂公請上堂。僧問：「選佛場開即不問，如何是法海境？」師云：「東山雲樹妍春色，西澗寒泉映碧天。」進云：「恁麼則大地眾生開正眼，十方法界露全身。」師云：「仰彌高而鑽彌堅。」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且緩緩。」問：「法海重建，祖令新張，眾請和尚陞堂，示何意旨？」師云：「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進云：「那箇是學人本分事？」師云：「兩耳掛面旁。」進云：「恁麼則覿面指出，遠送千峰去也。」師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進云：「一切眾生與佛同體，因甚不薦？」師卓拄杖，云：「還會麼？」僧擬議，師打云：「不唧溜漢。」問：「不思善、不思惡時如何？」師云：「野岸橫秋水，空山起暮煙。」僧禮拜，師便打。問：「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如何是心？」師云：「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進云：「恁麼則撩起便行去也。」師云：「絆倒一個。」乃云：「性天寥廓，覺海淵渟，湛寂虛玄，融通變化，漚生漚滅而任運卷舒，非異非如而縱橫得妙。光吞萬象，洞明佛祖家風；體絕離微，揭露衲僧巴鼻。於斯薦得，便請各自歸堂；其或未然，山僧向第二門頭播土揚塵，瞞汝諸人去也。」驀拈拄杖，云：「還委悉麼？喚作拄杖，矢上加尖；不喚作拄杖，棄波求水。且道：畢竟如何？二途俱不涉，一劍倚天寒。」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僧問：「一句了然超百億，還是那一句？」師云：「雪裡藏白牛。」進云：「恁麼則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師云：「閒言語。」問：「父母未生以前有甚巴鼻？」師云：「拄杖黑粰粰。」進云：「眉間掛劍時如何？」師云：「虛空見骨。」僧便喝，師便打。前僧復問：「水牯牛過窗櫺，因甚尾巴過不得？」師云：「問了話又問話。」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云：「不壞。」進云：「因甚不壞。」師云：「壞。」進云：「為甚又壞？」師打一棒，云：「這箇壞不壞？」

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樹掛殘雲幾片白。」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山含落日半邊紅。」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金剛腦後重添楔。」進云：「三玄旨趣蒙師指，心法雙忘意若何？」師打云：「沒得許多般。」問：「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因甚不成佛？」師云：「貓有歃血之功，而無起尸之德。」進云：「恁麼則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師打云：「總

在這裏。」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時如何？」師云：「野鳥有聲驚世夢，山花無語笑人忙。」乃云：「道出常情，言超物表，理攝頓漸，用在機先，貴乎腳下無私，便可當陽直入。起也，河清海晏，玉轉珠回；住也，乾坤失色，草木生輝。明如杲日，利似吹毛，剿絕生死根株，開鑿人天眼目。所以釋迦老子始於正覺山前，夜睹明星，忽然大悟，乃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世尊雖則全機獨露，直截根源，檢點將來，大似依模脫墾。法海今朝乃一期慶賀千載奇逢，滿堂龍象個個達境惟心，四海英賢人人縱橫自適，金鐘扣處聲聲清韻響乾坤，法鼓催時浩浩洪音鳴梵院，堅冰浮野水而競注，寒梅待春信以方開。當此之際，喚作世諦耶？佛法耶？智慧耶？德相耶？」擊禪床，云：「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下座。

上堂。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云：「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進云：「未審這箇落在甚麼處？」師云：「牡丹花下臥貓兒。」僧便喝，師便打。僧云：「蒼天，蒼天。」師云：「有甚冤苦？」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因甚佛法不現前？」師云：「柳影橫塘魚上樹，槐陰罩地馬登枝。」進云：「四大和合時如何？」師云：「桑樹豬揩背，長江鴨洗頭。」問：「一人發真歸元，為甚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師云：「臨崖看澀眼，特地一場愁。」進云：「法性本空，如何趨向？」師云：「草枯鷹眼疾，雪霽馬蹄輕。」問：「世尊滅度三千年，未審至今在何處？」師云：「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進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蝦蟆窟裏沒蛟龍。」乃云：「法海自住以來，不肯攙行奪市、裂土分茅，直將盡大地作一禪堂，行與諸人同行、住與諸人共住，二六時中著衣喫飯、運水搬柴，舉措施為了無障礙，乃至明暗色空、森羅萬象，若智、若愚各依本分。然雖如是，更有一人不入保社，淨裸裸絕囊藏、赤洒洒無向背，有時孤峰頂上嘯月吟風，有時鬧市街前神頭鬼面，舌拄梵天，眼空四海，動若行雲，止猶谷神。」以拂子打圓相，云：「還識此人落處麼？平生肝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擲拂子，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夫說法者，無說無示；聽法者，無得無失。」師云：「蝸牛頭角兩丫乂。」進云：「恁麼則人歸大國方知貴，水到瀟湘分外清。」師便打。問：「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師云：「雪消花影瘦，冰生水面肥。」進云：「如何是諸佛智？」師云：「近前來向你道。」僧禮拜，師便打。進云：「如何是天地同根？」師云：「萬物一體。」僧擬議，師復打。乃云：「繁興大用，舉必全真，覿面相呈，了無窠臼。擬心負

荷，早涉途程；脫體承當，劍去久矣。名不得，狀不得，天高群象正；理無礙，事無礙，海闊百川朝。所以道：靈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不存知解。大眾！今朝三冬已滿，萬彙流芳，家家鑼鼓鬧元宵，處處挑燈焚皓月，文殊、普賢橫身賣悄，然燈古佛脫體圓明，風流公子、窈窕佳人儘夜歌歡猶未足，曉來特地可憐生。惟有林下道人，如愚、若魯，清貧自適，揚身物外，獨步大方。然雖如是，且道：功成果滿、百日期圓又作麼生道？拄杖芒鞋獰似虎，君向瀟湘我向秦。」

南明監寺生辰，請上堂。師云：「今朝二十七，檻外蟬聲急，暑盡復寒來，眉橫鼻則直。阿呵呵，好消息，萬里晴空絕點埃，碧天午夜紅輪出，福慧圓明，渾金璞玉，山僧直捷為舉揚，大事因緣須了畢。還會麼？」乃合掌，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上堂。舉：「趙州和尚訪一菴主，問云：『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舟處。』便行。又至一菴主，云：『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禮拜。」師云：「趙州老漢可謂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如向這裏會得，萬里崖州；倘或未然，山僧重為頌出：移舟兩岸楚江清，野老渾家徹骨貧，一盞蒿湯全理義，不期方外有知音。」擲下拄杖，云：「錯，錯。」

師一日因狗子逐鹿墜岩，命眾負柴钁坑，擊鼓上堂。云：「法海有隻狗子，慣好害物傷慈，今朝斷送紅爐，諸人作麼生救？若救得，不惟狗子活命，亦使萬物超昇；其或未然，未免入地獄如箭。」眾下語俱不契，師以拄杖一齊打散。歸方丈，復問南明，明云：「蒼天，蒼天，也是憐兒不覺醜。」

臘八，上堂。僧問：「打破乾坤，當陽顯露；擊碎虛空，更不囊藏。衲僧分上作麼生道？」師云：「日出連山，月圓當戶。」進云：「放出鐵牛離金索，展開木馬任縱橫。」師云：「費盡腕頭力。」僧便喝，師便打。問：「初祖單傳以至和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日茶芽堂上搖唇鼓舌作麼？」師云：「不遇鍾子期，休問琴中趣。」進云：「打鼓弄琵琶，相逢兩作家，秖如不落宮商還辨得作家麼？」師云：「未是箇中人。」進云：「某甲則不然。」師云：「你又作麼生？」進云：「昨宵戶外千峰雪，今日陽和當下消。」師云：「一場懿懼。」進云：「不要辜負學人好。」師便打。進云：「自家擔荷去也。」師云：「且喜沒交涉。」問：「世尊睹明星而悟，悟箇甚麼？」師云：「金勒馬嘶芳草地。」進云：「眾生入塵勞而迷，迷為何事？」師云：「玉樓人醉杏花天。」進云：「惟人自肯乃方親。」師便打。問：「如何是三聚淨戒？」師

云：「晴江映日滾金波。」進云：「法海堂前增意氣，大家鼓舞舊家風。」師云：「朔風颺雪鬥梅花。」僧便喝，師便打。乃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冰枯雪老，火冷雲寒，玉破江梅，翠凝岩竹。聖遠乎哉？體之即神，動容揚古路，午夜燦明星，千年桃核裏，覓甚本來仁？黃面老子雖然四稜著地、八字打開，只知拈得鼻孔，不覺打失眼睛了也。還有知委者麼？若知，可謂千鈞之弩必待勍敵而發機，萬斛之舟不為坳塘而舫設；其或未然，且聽重下註腳：子夜逾城，路從平處嶮；青山斷髮，人向靜中忙；六載精勤，從前汗馬無人識；奇哉三嘆，只要重論蓋代功。法海與麼批判，且道：還有優劣也無？」拍禪床，云：「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

順治己亥秋，渭南、臨潼兩邑紳衿緇素從興善請師住臨潼交口龍華寺，於庚子春兩邑緇素請上堂。

指法座，云：「把斷要津，佛祖無進入之路；放開線道，萬靈霑化育之恩。且道：把住是？放行是？」便陞，喝一喝，云：「忘機鹵鈍樂閑情，客扣虛窗少送迎，平展絲綸涇渭別，不知誰是箇中人？」僧問：「自性天真本來具足，今日和尚開堂又作麼生？」師云：「日移花上石，雲破月來池。」進云：「釋迦老子三十二相，即今在甚麼處？」師云：「切忌眼花。」進云：「恁麼則鼻孔不向他邊求。」師云：「放汝三十棒。」問：「朝參暮禮有何功德？」師云：「自起自倒。」進云：「不拜有何過？」師云：「盡在闍黎。」進云：「無佛、無法，向甚麼處禮？」師云：「腳跟下蹉過。」僧便喝，師便打。乃云：「靈機獨露，麗杲日於青天；妙體圓明，耀神珠於赤水。爍破生死昏衢，開鑿人天正眼，三世諸佛以此成無上道，轉大法輪；歷代祖師以此拈槌豎拂，接物利生；仁君以此垂衣皇化，坐治無為；賢侯以此泛應群機，仁慈及物；乾坤以此全陰陽之正氣，灼石流金，折膠墮指；一切眾生向此安身立命，全體大用，自在縱橫。雖然，頭頭無礙，法法全彰，要且勁竹雖長，難點天邊之月。不見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山僧與麼舉似，也是揚聲止響，掩耳偷鈴。」驀豎拂子，云：「還會麼？常憶江南三月裏，春風微動水生鱗。」擲拂子，下座。

結制，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打云：「不離花下路，得見洞中春。」進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這箇落在甚麼處？」師云：「天空鴈語嬌，沙暖鴛鴦睡。」進云：「動靜兩忘，如何是自在主人公？」師云：「拾得遇寒山。」進云：「恁麼則花開碧岫山莊面，月映寒潭水畫眉。」師云：「岸柳垂陰，煙波點翠。」進云：「舊時家風即不問，新到長安事若何？」師云：「不

須更覓含元殿。」乃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聲和響順，水到渠成。德山入門便棒，馬頭邊栽角；臨濟入門便喝，龜背上拔毛。龍華會裡別無許多奇特，惟貴一切尋常，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一任橫眠倒臥、渴飲饑餐，只是不得動著山僧常住。何故？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沉昏醉之鄉。直饒動、靜二相了然不生，猶是生死岸頭事。且畢竟如何得不涉功勳，現成受用去？三邊不用安戈甲，萬里歌謠和太平。」

上堂。僧問：「凡聖不立即不問，般若堂中事若何？」師云：「且喜狼煙息，弓稍壁上懸。」進云：「恁麼則銅頭鐵額漢，盡在法筵中。」師云：「不到烏江岸，知君未肯休。」問：「法王座下悲悲切切是何道理？」師云：「知醫還病少，安分不多愁。」進云：「如何是入道之門？」師云：「看取腳下。」乃云：「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達磨鼻孔渾相似，爭柰時人認不真？」擊禪床，云：「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山頭翻白浪，海底起紅塵，會得箇中意，日午打三更。會與不會且置，秖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自從舞得三台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清明，上堂。「日融融，花爍爍，店舍無煙，山青水綠，堪笑文殊、普賢，賣盡百醜千拙，荒郊古塚滿堆錢，老小哀哮恨未足，引得無位真人滿口向前道：『錯。』何故？毫釐繫念，生死業因；瞥爾情生，輪迴根本。箇中了得，處生死流，驪珠獨耀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天。其或未然，龍華為汝道破：本現成，無欠剩，自古長安平似鏡，車馬蕭蕭任往還，舉措施為無逆順。是則是，潼關易度，劍閣難通。」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不得女子定？罔明乃初地菩薩，因甚出得女子定？」師云：「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乃云：「雲冉冉，雨滴滴，鐘鼓聲催，人天普集，看他老胡出世，通身泥水，臨我拽杖登堂，袈裟打濕，九旬聖制已周隆，贏得一場好消息。且道：是甚麼消息？南海波斯入大唐，箇箇眼睛烏律律。」

開爐，上堂。僧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云：「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僧拂坐具，云：「千佛到這裡因甚無下手處？」師云：「切莫弄虛頭。」問：「如何是長安境？」師云：「灞水三秦闊，商山四皓高。」進云：「恁麼則無底潭中風停浪息。」師云：「休著眼。」問：「擊鼓鳴鐘平常事，雲收雨霽舊時天，高提祖印即不問，當陽一句請師宣。」師云：「騎馬踏鐙，不如步行。」進云：「因甚又道『未出母胎，說法已竟』？」師云：「瓊樓報曉雞，金風鳴玉樹。」問：「如何是是法住法位？」師云：「東西南

北。」進云：「如何是世間相常住？」師云：「天上天下。」進云：「相法兩忘，大地乾坤向甚麼處著？」師云：「日月自流遷。」進云：「如何是娘生面目？」師便打。進云：「無位真人在甚麼處？」師云：「好不知羞。」問：「盡大地是箇塵勞門，幾時得出？」師云：「獨腳蝦蟆跳上天。」進云：「四山無路時如何？」師云：「孟冬嚴寒。」進云：「三十年來打成一片。」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問：「撥草瞻風，貴圖見性，即今學人性在甚麼處？」師便打。進云：「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作麼生脫？」師云：「大地黑漫漫。」進云：「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張向甚麼處去？」師云：「乾三連，坤六斷。」進云：「一點靈光遍塵剎，拈來無不是天真。」師云：「可知禮也。」乃云：「至道幽微，假諸緣而得妙；靈機豁爾，泯萬類以全真。體之則動靜皆如，用之則見聞無礙，舉一明三，七穿八穴，茶房酒肆無非圓覺妙場，城市山林總歸平等性智，何須結制開爐，陶凡鑄聖，拋三放兩，舉古明今？自然二六時中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舉措施為了無障礙。還會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畢竟是箇甚麼？」卓拄杖，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僧問：「三心不可得，即今是那一心？」師云：「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僧便喝，師便打。進云：「一念不生滅時如何？」師云：「月落潭無影，山含不動雲。」進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復打，云：「特地可憐生。」乃云：「乾坤有象，化育無私，晷運推移，玄樞不變。發大機於生滅之場，如如不動；明妙體於空有之鄉，浩浩無虧。色前不物，言發非聲，靈雲見桃花，眼中著楔；香嚴聞擊竹，聽事不真。十字街前露柱子，風吹日炙自圇囵。還知二老落處麼？雲收雨霽長空廓，一對鴛鴦畫不成。」喝一喝，下座。

元宵，解制，上堂。僧問：「第一義諦，龍象際會，鐘鼓交參，請師垂示。」師云：「大虫戴紙帽，好笑又驚人。」進云：「打開欄襠，縱橫自由，覿面相逢，與麼回避？」師云：「溪北溪南任往來。」進云：「恁麼則從今無處不風流。」師云：「道過了也。」問：「不增不減，即今解制又作麼生？」師云：「風颺落花春雨寒。」進云：「如何是金牛飯？」師云：「不中飽人餐。」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如何是現全身句？」師云：「人遇時平笑臉開。」僧便喝，師便打。乃云：「四季良宵，美景風流，不似今朝，琉璃光吞皓月，火樹焰續星橋，長街金吾不禁，村歌社舞逍遙。咄哉！然燈古佛逞得家富兒嬌，林間抱道之士灰心泯智，寂寥佛法元無一字，知見不立纖毫。九旬制滿、百日功完，打開欄襠，

放出為山水牯牛，拈起杖黎，撥轉上頭關捩子，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切忌不得道：『在龍華會裏來。』」
康熙壬寅春，渭南紳衿緇素從興善請師住靈臺寺，於十月初三日進院。
上堂。僧問：「如何是曇花影裏現全身？」師云：「眼光爍破四天下。」進云：「結制開堂即不問，第一義諦請師宣。」師云：「水深魚遊戲，風清桂影寒。」問：「如何是靈臺境？」師云：「青禽飛嶺上，白鹿臥巉岩。」進云：「懸岩撒手後如何？」師云：「古木吟風，澄潭嘯月。」進云：「未審其人在甚麼處？」師便打。
問：「三世諸佛因何開悟？」師云：「近水先濕腳。」進云：「恁麼則頭頂青天，腳踏實地去也。」師云：「向陽暖更多。」進云：「教外別傳即不問，覿面相呈是如何？」師便打。進云：「世尊說法四十九年，那句是頭？那句是尾？」師云：「分明記取。」僧便喝，師復打。乃云：「一句無私，斬釘截鐵，萬機休罷，迥脫羅籠。隨流得妙，千里同風，大用現前，逢場作戲。玉鑑含秋，千潭落影，龍泉出匣，萬里橫尸。大火聚，豈容湊泊？金剛圈，不許撮拏。撥著便轉，已墮功勳；提得即行，早成途轍。具如是之妙見，作苦海之舟航，隱顯全彰，文軌一致。」豎拂子，云：「秖此一著，山僧未離興善、諸人未到靈臺，早以八字打開、兩手分付，焉用缽盂安柄、好肉乞瘡？雖然，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
臘八，上堂。僧問：「徹底掀翻即不問，虛空不二是如何？」師云：「針箚不入。」進云：「如何是娘生面目？」師云：「幾個知恩德？」進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主人公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便打。乃云：「嘯月眠雲空費力，雪山午夜睹明星，靈源一道非今古，堪嘆時人認不真。奇哉，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黃面老子雖善解粘去縛、激濁揚清；檢點將來，大似開眼說夢。不見道『一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是說時聲不見，正體堂堂沒卻身。』靈臺恁麼舉，亦似開眼說夢。」擊禪床，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太白峰高十萬重，黃河入海三千里。」
元宵，解制，上堂。乃云：「靈臺峭絕，水抱山環，古寺清幽，人賢地秀，建一期之勝會，結千載之良緣，雲來衲子箇箇達境惟心，護法檀那人人千祥駢集，原始要終，道聚法樂盡在其中矣。向上轉身如何放蕩？頂笠腰包勢偉奇，紅塵紫陌任東西，出門撞見燈明佛，兩兩三三笑滿眉。」撫掌，下座。
康熙癸卯春，西安府蒲邑紳衿耆宿從靈臺請師住封村寺，二月初二日進院。

上堂。拈疏，云：「大眾！見麼？一字不著畫，文彩已先敷，達磨與顏子，終日嘴盧都。箇中若會，何用周由者也？其或未然，卻煩表白。」宣畢，指法座，云：「玲瓏八面，壁立千仞，把斷要津，據毘盧頂。」便陞。僧問：「世尊拈花即不問，迦葉微笑是如何？」師云：「萬里長空，一天杲日。」進云：「如何是本地風光？」師云：「屋裏販揚州。」僧便喝，師便打。乃云：「道曠無涯，逢人不盡；真機絕待，混俗和光。心外無法而處處圓明，法外無心而塵塵獨露，人間天上草偃風行，弼贊宗猷流通正眼。所以，張拙秀才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奇怪，張公珠明川媚，玉潤山輝，聖治文明，咸歸此道。雖然，於唱道門中足可觀光，衲僧面前猶欠一著。且全賓即主一句作麼生？雲來千嶂合，水到百江平。」下座。

上堂。云：「春深物茂，日暖風和，燕喜鶯歡，時清道泰，般若流通，法元無隱。」擊禪床，云：「聲不是聲，徒勞側耳；色不是色，難為檢別。」復卓拄杖，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上堂。僧問：「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浪平龍睡穩。」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雲靜鶴飛高。」進云：「賓主相逢有甚言句？」師云：「腳跟下好與三十棒。」問：「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不捨一法，意旨如何？」師云：「現成公案。」僧禮拜，師打云：「正體絕囊藏，當陽無向背，不是目前法，亦非心外機。淨裸裸，耀古輝今；赤灑灑，超情越量。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晷運推移，榮枯自在。所以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大眾！且道：畢竟如何是萬象主鄣？」以拂子打圓相，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結冬，上堂。僧問：「爐[革*(苟-口+用)]弘開，衲子到來，如何鍛煉？」師便打。進云：「春去秋來即不問，結冬過夏意如何？」師云：「白鼠推遷，銀臺不變。」乃云：「今朝十月十五，林下考鐘擂鼓，虛空合掌翹勤，萬象森羅起舞。勉請山僧開爐，淨地拋沙撒土，當陽勦絕淆訛，言下頓超佛祖，快須踏步向前，好條通天活路。」驀豎拂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解制，上堂。僧問：「秦川試場已畢，銀城符命重催，臨行句子，請師速道。」師云：「浮生易擲，好事難留。」進云：「與麼則拄杖橫肩不顧人去也。」便禮拜。師拈拄杖，云：「一不做，二不休，遼天一鏃，撥轉雲頭。會得的，鵬程萬里；不會的，歸家穩

坐。就中有些淆訛，終不與人說破。大眾！且道：淆訛在甚麼處？」卓拄杖，云：「錯，錯，祥麟只有一隻角。」下座。
康熙癸卯冬，師在封村受寧夏闔鎮宰官、紳衿緇素請住海寶禪寺，於甲辰三月初三日入院。
指山門，云：「崇高不極，廣博無涯，萬別千差，從這裏入。」便行。
佛殿，拈香，云：「佛在家裏坐，多向外邊尋，撞著冤家手，拈來付丙丁。」
祖堂。「西天四七，按圖索馬；東土二三，臨險推人。用盡伎倆，偷心遍界。」乃高聲云：「祖師來也，切莫妄想。」
韋馱。「當陽有路，應化無方，運金剛杵，魔外自降。」以拄杖指云：「大家舒一臂，此道共揄揚。」
據室。僧問：「『施馬師喝，聽聞者耳聾豈止三日？揮黃蘗棒，負痛者永劫不忘』且置，撐天拄地又如何？」師云：「未見作家。」進云：「劍掛眉間，符懸肘後。」師云：「秖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進云：「恁麼則斬新日月，特地乾坤。」師云：「禮拜。」問：「海闊山遙即不問，已到海寶事若何？」師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卓拄杖便起。
四月初一，寧夏撫臺憲平劉公、提督懋貞胡公、太史嵩陽李公請師開堂。陞座，拈香，云：「此瓣香，乾坤並固，日月齊明，爇向爐中，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伏願皇風一布，世運重光，樞機正於域中，雨露均乎天下。此瓣香奉為本鎮臺輔、文武宰官、當山請主、現前大眾，爇向爐中，伏願福山高峙，壽海彌深，得一俱真，對時育物。此瓣香第二回拈出，供養見住風穴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代雲峨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竟，師云：「向上一事直截現成，纔涉唇吻轉見週遮。雖然官不容針，未免私通車馬，倘或有疑，不妨啟問。」僧問：「『示佛祖頂門正眼，斷衲子最後命根』則且從，秖如高沙彌到來，談禪則是？說戒則是？」師云：「烹金琢玉須是其人。」進云：「恁麼則吹毛在握，萬里無人。」師云：「你也照顧性命。」進云：「圓融不礙行布，行布不礙圓融。」師云：「卻被闍黎道著。」居士問：「正令既頒夏國，新條發自蘭山，全提一句，請師速道。」師云：「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進云：「海寶塔前合談何事？」師云：「山名水秀，共樂昇平。」進云：「臨濟大師灼然猶在。」便禮拜。師乃云：「教外別傳之旨，迥脫文字語言，三世諸佛口懸壁上，歷代祖師袖手旁觀，明眼衲僧緇素不出，盡大地人提掇不起，山埜庶是不才，豈肯畫蛇添足？承眾檀護悲願弘深，光揚祖道，且向這裏借路經過去也。」驀豎拂子，云：「化日舒光，祥雲煥彩，

陌上群芳競豔，溪邊細柳垂青。露真智於萬法頭邊，明大用於一毫端上，如斯徹證，何須普光再會，慈氏下生？處處現清淨身，種種作奇特事，可以祝一人聖壽，福祚萬方；見四海瑞呈，恩霑九有。雖然如是，且不涉化門一句作麼生道？從來不解愁如海，潦倒春風醉太平。」下座。

佛誕日，上堂。僧問：「風穴堂前投機句，請師拈出利人天。」師靠拄杖，云：「不是苦心人不知。」居士問：「棒喝交馳即不問，智不到處如何施設？」師云：「鶴飛千尺雪，龍起一潭冰。」進云：「風穴宗旨從師建，海寶家風今日新。」師云：「且喜共讚揚。」居士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四十九年所說何法？」師云：「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乃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小釋迦滿盤托出，金屑雖貴，落眼成翳；一棒打殺，天下太平，老雲門徹底掀翻，賊過張弓。海寶這裏則不然。」揮拂子，云：「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還知釋迦老子落處麼？有水皆涵月，無山不戴雲。」

無邊禪人請上堂。僧問：「謝卻秦川耙，又上海寶犁，為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進云：「與麼則觀河不改當年見，種菊惟期晚節香。」師云：「啞子哭蒼天。」問：「集眾陞堂，祖規舊例，截斷葛藤，如何舉唱？」師云：「鵠白烏玄，松直棘曲。」進云：「臨濟喝，德山棒，除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打云：「終不與君通。」問：「幻海無邊，如何是真休歇處？」師云：「速禮三拜。」問：「棒頭直指，撥轉雲頭，空花亂墜，意旨如何？」師云：「苦的苦，甜的甜。」乃云：「天覆地擎，古今無向背；日生月落，大道絕遮欄。一切處海印發光，萬象中常時獨露，豁開金剛正眼，當陽八面縱橫，自然穩坐家堂，現成受用，何須航海梯山，別求良導？無邊上人多年棲心此道，罕遇作者鉗鎚，革回舊觀，親依海寶。既爾氣類相從，畢竟如何話會？」橫按拄杖，云：「撥轉艨艟幻海空，而今覺得懶扶笻，逢人暫舉吹毛利，只待生蛇化活龍。」喝一喝，下座。

休夏，建廚庫、禪堂、獻殿，上堂。僧問：「《四分律》云：『以手擊擽比丘者波逸提。』因甚德山逢人便棒？」師云：「停禽養勇，終待驚人。」進云：「『嫌罵知事者波逸提』，因甚麼臨濟進門便喝？」師云：「霧豹澤毛，未嘗下食。」進云：「與麼則一莖草上瓊樓現，百煉爐中彩鳳飛。」師便打。問：「大開爐[革*(苟-口+用)]，鍛煉聖凡，成就良器，必逢作者。秖如逆順莫測的漢，如何驗他端的？」師云：「狗啣敕書，諸侯避道。」乃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一毛頭上移來香積佛剎，省得就下平高；無底鐺

中炊成金圈栗棘，不辭信手拈來。管教現前一會雲水高賢箇箇享用安然，逍遙快樂。當此之際，憍陳如尊者忿氣向前道：『長老！長老！你好秖知盡法，不管無民俺們，恁底磨拳擦掌，苦骨勞筋，無自由分。你道不費纖力，剛把現成接待方來布施大眾。』乃呵呵大笑，云：『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說便是說，若論這箇寶藏，誰不具足？』諸仁者！枯木岩前雖多蹉路，如來藏裏本沒淆訛，但能息慮忘緣，處處現成受用。眾中還有別錙銖、識豐儉者麼？若無，試聽山僧唱箇太平曲子去也。」以拂子撫几案，云：「哩[口*留]蓮蓮，花落明月堂前。光皎皎，須彌打鼓虛空。[跳-兆+孛]跳驚起那吒揭諦神，當陽滿口叫休要。且道：休要作甚麼？休要飯飽弄箸。」便舉：「洞山示眾云：『秋初夏末，兄弟家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秖饒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石霜云：『出門便是草。』明安云：『不出門亦是草蔓蔓地。』」師云：「這夥老漢大似普州人，一箇鶻心雁爪，說得行不得；一箇虎面熊肝，行得說不得；一箇臥在荊棘林中，無出頭分。海寶也無許多勞攘。秋初夏末，兄弟家或東或西，去則任去，住則任住，設有推不向前、約不退後底，畢竟如何支遣？」拈拂子，云：「還委悉麼？纔方九夏又驚秋，萬物渾成始自由，且把缽盂安舊處，從他門外草悠悠。」

打七，上堂。僧問：「雲頭初起，葛藤乍放，新鮮句子，作速道來。」師云：「紅霞照曉岡，誰識舊嘴臉？」進云：「深秋月白非為白，長夏風清卻是清。」師云：「正是出頭時。」乃云：「湖天浪靜，碧湛琉璃，眼睛突出，鼻孔下垂，牛首賀蘭相期鬥額，僧堂廚庫笑傲欣歡，惟有當陽寶塔，日面佛、月面佛，巍巍獨坐上頭關，伶俐漢謂我誑嚇閭閻，懵懂底正好橫參豎參。試問：大眾！七日內踏破幾緉草鞋？」擲拂子，下座。

開爐，鎮城眾紳衿請上堂。僧問：「結制、解制，叢林舊例，衲僧巴鼻，有何交涉？」師云：「暫行荒草裏，不用入深村。」進云：「截斷今時露布，重展古佛家風。」師云：「切忌鑽龜打瓦。」問：「九旬禁足，畫地為牢；百日抽單，開籠放鳥。即今還有相為處麼？」師云：「疑殺爛柯樵。」進云：「有一人不入此圈繢，師意如何？」師云：「壺中別有天。」進云：「與麼用盡老婆心更切，通身泥水未嫌多。」師云：「有棒不打你。」乃云：「山僧出世以來，從不向淨潔地上妄生穿鑿。何也？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空摧外道心，早已落卻天魔膽。與麼擔荷得去，寒時普天寒、熱時普天熱，不用挑灰覓火、潑油救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而今事不獲已，衲僧家三箇五箇拗折拄杖，按下雲頭，親赴海寶，不施惡辣鉗鎚，期能千了百當。」拈拂子，劃一劃，云：

「山僧開爐也，把四生十二類、麻三斤、乾矢橛、庭前柏樹子作些柴炭。」復擊一擊、吹一吹，云：「單用這點無星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管教人人常光現前，壁立萬仞。忽若冷灰豆爆，囚地方知眉毛只在額上。」

佛成道日，上堂。僧問：「即心即佛多些、非心非佛少些，拈過二邊，請師速道。」師云：「千年田地，八百主人。」乃云：「正覺山前老凍龘，縵天網子要撈風，賺他無限英靈子，錯認黃斑作大虫。」下座。

協鎮李公請上堂。僧問：「朱紫滿殿，車駕填門，正當此時，如何酬唱？」師云：「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進云：「憑師道盡深深意，爭柰時人不點頭？」師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有幾？」問：「拈起一則，恁麼現成，因甚德山不會末後句？」師云：「空拳嚇小兒。」僧便喝，師便打。問：「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因甚三千劍客獨取莊周？」師云：「布袋盛錐子。」進云：「掀翻海嶽，永絕囊藏，如何是衲僧巴鼻？」師打云：「住住住，不用如何若何，覓甚言端語端？徹底一時放下，行行至道坦然。從來大圭不鑿，貴乎天真；至言無文，尚於理實。但能截徑承當，便可高超十聖，不歷僧祇，處處施解脫機，頭頭露正法眼。所以蘇學士留玉帶於金山，摩天鵔翮入丹霄；黃蘗老安虛名於木佛，珍珠撒出紫羅帳。大根大器大丈夫，堪與人天作榜樣。東協李公曾共約，不昧靈山同一勺，曲汞木展殺活機，繡紅旗動袈裟角。既非心，亦非佛，三腳驢縛爛貫索，權將此道覺斯民，共報無為真化育。大眾！還有把定世界，共相證據者麼？如無，玉簫聲斷古梁州，人倚瓊樓總不覺。」

元日劉居士薦母，請上堂。僧問：「大事已明，如喪考妣，為甚兒孫不得力？」師云：「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進云：「昨年舊臘，今日新春，新舊一句作麼生道？」師云：「亙古亙今。」問：「紅輪畢竟沉西去，未審靈魂往那方？」師打云：「上士遊山水，中人坐竹林。」進云：「與麼則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師復打，云：「未是他安身處。」乃云：「年來不欲上堂，室中緘口打坐，為憐孝志殷懃，也要大家知箇今日孝子劉忠全，血淚襟懷，傷心報本。山僧敢道：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為同道者？四大體各離，誰為和合者？到此，須是絕後再甦，親見一回，始信群靈一源，假名為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樸散而常存。由是，多生父母具時現前，隨處受生，尊貴自在。雖然，要得全身奉重，必借老僧繇出隻手，寫幅真，令爾持歸，切切瞻覲去也。」拈拄杖，空中畫一畫，云：「新春舉筆，百

事大吉，描得十成，總不相似。」良久，云：「還會麼？罔極深恩，一時酬畢。」
上堂。僧問：「威音那畔莫可商量，今世門頭必須履踐，秖如遍地荊棘如何插腳？」師云：「善竊者鬼神莫測。」進云：「椰栗橫擔不顧人，因甚途路不得力？」師云：「好不丈夫。」問：「場開選佛，一眾霑恩；祖令中興，十方坐斷。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云：「衝鋒破敵，非等閑人。」進云：「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進云：「如何是末後句？」師云：「三生六十劫。」進云：「一句了然超百億，今朝恩大最難酬。」師便打。乃云：「文殊國裏萬菩薩，慈氏宮中多彌勒，善來皈依佛法僧，試聽應緣而化物。今日佛弟子覺果，修懺保安，七日功完，請山僧舉揚般若，以資正信。然諸法所生，惟心所現，心境若忘，罪相何有？」喝一喝，云：「一時瓦解冰消，畢竟如何修證？」豎拂子，云：「善惡都莫思量，罪福因緣如幻，任運渴飲饑餐，兩箇五百一貫。」
上堂。僧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悟道明心且置，騎聲蓋色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乃云：「聞聲悟道，掘地覓天；見色明心，掉棒打月。直饒百發百中、雙放雙收，於生死分中了無交涉。」拈拄杖，云：「吾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波斯學梵語，笑倒金剛神。」擲拄杖，下座。
因事上堂。僧問：「大[革*(苟-口+用)]爐中鍛佛鍛祖，為甚三冬已過，無一人通箇消息？」師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進云：「解通銀漢終須曲，纔出崑崙便不清。」師打云：「總教不歇手。」乃云：「山野出世，五座道場，從不將『佛法』二字脫賺他人。有時牢關把住，千重百匝；有時布袋口開，四通八達。無非曲徇機宜，看孔著楔。若是有血性底，終不作這般去就。所以道：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從上先德為人特煞婆心，其奈言多，去道轉遠。海寶今日路見不平，拔劍相助。」豎拂子，云：「遂將三句拈來，一串穿卻，拋向諸人面前，亦任風吹日炙，縱是八臂那吒要動，動他不得。且道：利害在甚麼處？黃金自有黃金價，爭肯和沙賣與人？」
圓七，上堂。僧問：「七日已滿，九旬未至，正當與麼時如何？」師云：「點火開門照賊歸。」進云：「白雲出岫橫拖練，黃葉飛空亂灑金。」師云：「靴裏動指頭。」乃云：「一二三四五六七，滴水成冰赤骨立，堪笑達磨老臊胡，大開了眼覷空壁。七六五四三二一，那事全然沒消息，文殊不會駕青猊，也勝驢兒千萬隻。順數撞著達磨，逆數撞著文殊，相逢避不及，各自嘴盧都。君不見？古今

無二路，達者共同途，似則相似，是則未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阿呵呵，囉囉哩，燈籠沿壁上天台，老鼠跌在油甕裏。」
上堂。僧問：「承師有言：『順數撞著文殊，逆數撞著達磨。』拈過逆順，撞著阿誰？」師云：「見之不取，千載難忘。」進云：「與麼則腳瘦、草鞋寬。」師云：「山雞不是鳳凰兒。」進云：「不犯鋒鋩始俊哉。」師打云：「蜻蜓撼露柱。」問：「七日混沌死，七日天心復，且道：死的是？復的是？」師云：「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進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為甚麼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師云：「釘椿搖艣，把纜放船。」進云：「學人禮拜有分。」師乃云：「最現成，難照管，無孔鐵鎚、徐陸擔板，馬祖三十年不曾少鹽醬，臨濟小廝兒只具一隻眼，德山不會末後句，正法滅向瞎驢邊。這夥漢，有擒、有縱，能殺、能活，要想扶豎正宗，究竟弄巧成拙。」驀拈拄杖，云：「爭似這箇木上座？也無是、也無非，也無拘、也無束，從來不會祖師禪，問著儱侗當頭卓，擊碎陳年葛藤窠，放出衝風遼天鶻。噁，噁，猛虎腰間栽兔角。咄！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劉居士披薙請上堂。僧問：「了即萬法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應真頂相既圓成，畢竟如何令他了？」師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乃云：「今朝四月初一，雲外山青水碧，隨機稱性且從，面赤不如語直。無常畏若曉霜，身世安如火急，不達自性淵源，生死如何抵敵？有抵敵，萬緣放下絕馳求，一日缽盂兩度濕。」
說戒，上堂。僧問：「利名盡處乾坤窄，聲色忘來天地寬。因甚十箇五雙，腳跟撩天，舌頭拖地？」師云：「出水纔見打魚人。」進云：「清淨行者不上天堂，破戒比丘不入地獄，為憑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乃云：「戒定慧勳，三無漏學，公案現成，擬心即錯。止持作犯，圓同太虛，輕重開遮，細如毫末。就中若聖、若凡，究竟了無摸[打-丁+索]。十字街頭布碌磚，那箇行人踏不著？阿呵呵，好大哥，莫將驪龍頷下珠，換取陳年爛皂角。」
楊居士祝髮，請上堂。「善於古者考於今，發乎邇者應乎遠。欲行千里，一步為初。拄杖子[跳-兆+孛]跳上天，端坐普光明殿，現神通十八變，卻往大千沙界摸過一遭，復歸本位，寂然晏默，再四思惟：『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云何於中即得解脫？』是時帝釋天主向前道：『仁者熱忙作麼？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莫不是世尊離兜率，降王宮，周行七步，作獅子吼底時節麼？莫不是子夜逾城，青山斷髮，八相成道，說法利生底時節麼？莫不是普天匝地，塔廟形象，

禮拜行道，香湯沐浴底時節麼？莫不是現前大眾各各自契本命，元辰立地底時節麼？莫不是楊居士捨妄歸真，棄俗從道底時節麼？若知這箇時節，方信老瞿曇不先、新彌勒不後，便於當人分上移易一絲毫頭許不得。雖然，到這裏，不拘此岸、不住中流、不登彼岸，畢竟如何行履？」豎拂子，云：「只見江鷗飛白浪，不知明月出雲霄。」喝一喝，下座。

供塔燈，上堂。僧問：「當陽坐斷，凡聖不通，且道：如何進步？」師便打。進云：「恁麼則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師復打。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一眾佇聞，乞師垂憫。」師云：「西川十樣錦，添花色更新。」進云：「現成公案不須舉，覿面相呈事若何？」師云：「漆桶夜生光。」問：「萬戶秋風信手拈，和盤托獻法王前，杖頭活句機先眼，點出龍睛耀碧天。」師云：「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進云：「恁麼則均沾法要去也。」師便打。乃云：「無見頂至尊，浮幢王為最，八萬億由旬，烜赫標真際，玲瓏合太虛，珠網交光麗。十方調御師，迦陵宣梵偈，無量光音天，一切諸男女，燒香及散花，經行資福利，即獲無上乘，因果不思議。日月燈明佛，面門常揭露，不用輕彈指，已開寶塔戶。」喝一喝。復舉：「世尊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問訊。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云：『過去諸佛塔。』阿難云：『過去諸佛是誰弟子？』世尊云：『是吾弟子。』阿難云：『理合如是。』」師拈云：「籠罩古今，承先啟後，黃面老人可知禮也。如虫禦木，偶爾成紋，大小阿難，轉見漏逗。山僧當時在會，好與一坑埋卻。何故如此？若不同游泳，焉知海量寬？」

賀居士薦兄，請上堂。僧問：「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且道：如何受持？」師云：「覿面見得，猶在半途。」進云：「恁麼則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師云：「未必心頭似口頭。」乃云：「逡巡暑退又寒來，那事何常有往回？晚風暗度黃金菊，曉月輕籠白玉梅。遍地草，是藥材，文殊端不在五臺，楊子江心起塵埃。蘆花夾岸臥孤舟，夢裏忽驚天地秋，天高水闊桂影寒，黃葉飄飄見遠山。楊州路，越國船，依稀彷彿足堪憐，五十三參善知識，妙用神通也不一。有時嗔，有時喜，人情難得保終始，手攜蓆帽過新羅，彌陀親證賀家哥，六字真言不會念，天上人間任方便。君不見？星流水國夜然燈，月落秋江明似練。」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圓悟和尚云：『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拈云：「二老漢一等為人，要且腳跟不能點地。海寶又則不然，設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便與驀頭一棒。何謂如此？秖因信義從來切，不肯糢糊放過關。」

陳居士薦嚴，請上堂。僧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乞師一言，堪伸報本。」師云：「千江映月，萬戶逢春。」進云：「恁麼則荊棘中著腳，紅爐內安身，師意如何？」師云：「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乃云：「正當此日中秋節，天上一輪光皎潔，雨濛濛，風瑟瑟，影落澄潭徹底寒，箇中消息對誰說？」良久，云：「還會麼？若還不會，重饒舌：燕京二卣相公為先考沖宇封君、萱慈李氏孺人終天忌辰，特請山僧舉揚正法，以報罔極之恩，用展孝忱之切。」揮拂子，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到此，溪聲山色、水鳥樹林演微妙音，齊聲唱和：『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爾時無位真人手舞足蹈，合掌向前，云：『元來此事如馬前相，撲倒便休。』遂即撩起便行，更不回顧。」師云：「善哉，言不虛發，發則必中，正是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這般說話，也有橫點頭的、也有豎點頭的。既爾知歸言外，因甚於理不甘？」擲拂子，云：「世間好語，不可說盡。」
張居士追親悼子，請上堂。云：「天無私蓋，地無私載，妙性圓明，廓通內外。四生十髏本來人，萬別千差舊皮袋，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綿綿瓜瓞，益我後代，瞥然恩愛兩相忘，一超直入安養界。」擲拂子，下座。
田圓增薦嚴，請上堂。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便打，僧喝一喝，歸眾。問：「銀山鐵壁如何穿鑿？」師亦打。進云：「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復打。進云：「如何是向上關？」師直打退。乃云：「人分利鈍，道絕功勛，千波同水，萬異同倫。馬腹驢胎，十身調御，鑊湯爐炭，三轉法輪。端的為說了，依稀不肯聽。」喝一喝，云：「落花還是東風送，莫將黃葉錯為金。」擲拂子，下座。
諦中禪人生辰，請上堂。云：「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堅冰瓦礫放光明，白玉樓前吹觱篥，正體堂堂越四流，妙德空生也難覓。不難覓，玎璫的，今朝冬月初八日。」喝一喝，下座。
辯河禪人領眾為師慶誕，請上堂。僧問：「舉心盡屬輪迴業，動念無非生死根。如何是生死根？」師云：「黃河逆流三千里。」進云：「如何解脫？」師云：「若是象王，截流而渡。」進云：「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如何是實相義？」師云：「白雲飛嶺外，明月落波心。」乃靠柱杖，云：「生平以此最相知，歷盡風霜到極微，四十年來無覓處，孤峰萬仞白雲飛。金剛鎚碎獅王窟，玉麈揮開佛祖機，懶向溪邊牧水牯，電光影裏喝如雷。此是了事漢，世、出世間透頂透底，東拄西撐、咬薑呷醋的面目。今日因齋慶贊，未

免敗露一場。若是英靈衲子，具正知見，直下會得，便好把手共行，同聲唱和，道出尋常，有甚奇特？倘或情生智隔、相變體殊，不惟對面千山，也只是投子山前打瓦鼓。」復以拄杖劃一劃，云：「大眾！會麼？遠看石頭形似虎，疑殺人間幾丈夫？」

師過固原州，牧主祚炳徐公、衛主守府并合會緇素留休夏，具啟請上堂。僧問：「現成公案即不問，向上一句請師宣。」師云：「日裏颺朝采，琴中聞夜啼。」進云：「恁麼則木馬衝開獅子窟，石虎生下玉麒麟。」師云：「秖恐不是。」僧便喝，師便打。郡梅士人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珊瑚樹下鬥金雞。」進云：「達磨渡江，此岸無船，如何過去？」師云：「要得不濕腳，須是倒乘蘆。」進云：「海底撈明月，泥水萬丈深，若之奈何？」師云：「上大人，丘乙己，有何難讀？」進云：「謝和尚指示。」師乃云：「韜光何意落晴川？雲月溪山一樣閒，遇著撩天沒量漢，要津把住默無言。既是狹路相逢，為甚一機不露聲？上士一決一切了，不用傾出一栲栳。」便舉：「龍牙問德山云：『遠聞和尚佛法，及乎到來，不曾見說一字。』山云：『嫌甚麼鋸解秤鎚？』」師乃呵呵大笑，云：「此間有句佛法，也須大家著眼。」以拂子畫圓相，云：「雪峰會輥毬，禾山解打鼓，虛空笑點頭，須彌顛倒舞，脫賺人間幾丈夫？」喝一喝，下座。

師一日問牧主徐公：「萬汭朝宗，千差一致，因甚五原水不向東流？」公云：「源頭活水無高下，河漢經天卻倒流。」師云：「急須著眼回波看，弄潮不是等閒人。」公云：「徹底澄清日，東西任往還。」師云：「一吸滄溟須盡地，森森露出珊瑚枝。」公謹謝。師復問：「積雨浹旬，遠山橫黛，水牯牛向甚處牧？」公云：「雨笠煙簑七八里，短笛橫吹三四聲。」師云：「休要犯人苗稼。」公云：「從來不喫溪邊草。」師云：「恁麼則鼻頭落在山家手裏。」贈之以偈：「陽春曲子未輕酬，一拶西江水倒流，指日慶雲生鼎鼐，好遊宦海汎慈舟。」

師過平涼，提臺柏公留過冬，相見畢，公曰：「我從箇中來。」師云：「還記得蒲團上消息麼？」公云：「難忘根本，只恐埋沒。」師云：「不得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珠。」公云：「珠已得也。」師云：「試請拈出山野看。」公擬議，師云：「衣底密藏，不可輕露。」少頃，公問：「棒打有緣，是與不是？」師云：「撩天拄杖，盡在當人。」公云：「四大分張時如何？」師云：「向一口氣不來處會。」公良久，師乃舉：「僧問古德：『如何是佛？』德云：『髑髏裏眼睛。』」公云：「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即瞪目，云：「會麼？」公無語。師云：「山僧又向官屋裏瞠眼。」公

乃呵呵大笑，云：「明明知道，只是不得。」師云：「要得也不難。」遂舉箸，云：「須向這裏下手。」

一日，師舉世尊初生因緣，公豎一拳，師云：「是何意旨？」公舒一足，師云：「大人得自在，何故手忙腳亂？」公喝一喝，云：「還有不亂的在。」師云：「這一喝，是與釋迦老子出氣？雲門大師出氣？」公云：「孝當竭力，忠則盡命。」師云：「不入驚人浪，怎得錦鱗歸？」以偈贈曰：「雲間截徑入皇都，劍氣雄飛海寓殊，奪得牟尼珠在掌，門庭光顯賴劻扶。」

公誕辰，供衣，請上堂。「朔風陣陣逼人寒，野鶴呈祥雪滿天，且喜崆峒山上柏，清標獨茂萬斯年。」指衣，云：「心田穩密，道性沖虛，體洽乾坤，條分律呂。經緯未施，彩雲影裏文先露；機杼纔動，朱紫門前錦繡多。明明鳥喙花林，不費金針玉線；歷歷星分碁布，難窮晷運工夫。大丈夫親切提持，明眼漢赤肩擔荷。然雖如是，且道：施者、受者，畢竟如何奉重酇？打成一片不通風，從教千聖難著眼。」

斌雅禪師語錄卷下

侍者源清記錄

漢中西鄉紳衿楊克生，率眾請師住洪崖，上堂。「法界隨緣別有家，諸天垂幔盛金沙，眾中誰是知音者？敵聖場中奏樂笳。有麼？有麼？」僧問：「正令既揮，洞口釣竿垂向灘頭，燒尾錦鱗如何得取？」師云：「乘風破浪，負命吞鉤。」進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鐵額銅睛，如何抵對？」師云：「萬頃煙波，一天風月。」進云：「恁麼則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師打云：「未經點額，難免暴腮。」問：「武子煙霞即不問，洪崖返照是如何？」師云：「風清花木秀，薄暮影篩金。」乃云：「煙消松竹翠，境靜野人閒，白日倚岑樓，碧天映流水，萬朵奇峰頻入座，千般野色上禪關。當此之際，還是把住是？放行是？放行，未免起模畫樣，頭上安頭；把住，亦是徐六擔板，不通權變。且道：畢竟如何？」擲拂子，云：「阿辣辣，阿辣辣，五九未盡，今朝臘八，挂角羚羊不露蹤，無位真人罩雪甲。」

轉《華嚴》，張參府請上堂。師云：「功成果滿，勝事已畢，各自歸家，多少省力。未得舒光展彩，更聽陽春雪曲。袈裟繚亂，鐘鼓交集，普天匝地建法幢，百草頭上通消息。洪崖洞口，樓閣參天，碧油江上，波翻浪急。七處九會，潑油救薪，五十三人，畫蛇添足。干戈叢裏太平基，放去收來無縫罅。」豎起拂子，云：「一處通，千處通；一法明，萬法明。不用尋行數墨，何須日下挑燈？大家看取題目。」拽拄杖，下座。

如曇為轉經，請上堂。僧問：「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和尚陞座，說箇甚麼？」師云：「借婆衫子拜婆年。」乃云：「大千經卷微塵中，妙智圓明量莫窮，風動水流活鱍鱍，青天白日脫羅籠。黃面漢袖手旁觀，碧眼胡亡鋒結舌，山僧如何動著？不見昔有一婆子令人請趙州和尚轉藏經，州即下禪床遶一匝，寄語婆云：『轉藏經已竟。』婆云：『此來請轉全藏，為甚只轉半藏？』」師云：「趙州雖是機輪活脫，撥轉關捩，只知順水推舟，不能逆風把舵。當時，何不待他道：『因甚只轉半藏？』便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敢取婆子知恩有地，信受奉行。今日如曇修建水陸道場，七晝圓滿，特請山僧轉妙法輪。到這裏，直得隨例效顰，也不鋪文演義、列段分科，亦不遶禪床，管教半字、滿字一時完畢。」以拂子畫圓相，云：「融通三世，囊括古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日月為照臨，四時作寒暑，有情則四生異類、蠢動含靈悉稟威光，無情則萬象森羅、山川林藪當陽顯露。所以道：塵說、剎說、熾然說，

無間歇。諸仁者！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回光著眼，管取心華發明，照十方剎；其或未然，重下註腳：桃柳吐芳春，香氣撲行人，野火燒荒逕，山田放麥青。鐘鼓邀天際，風幡動遠聞，龍藏元無法，林間卻有僧，相將來一會，共轉無上輪。」乃高聲唱云：「大眾！拈過經本來。」

丙辰十月十五日，山西陽城侍御衛公淡足諧眾紳衿請師住開明寺。上堂，拈啟示眾，云：「此即是護法宰官眼睛、林下道人鼻孔，利似刀頭滴血，嚴如烈火消冰，無端落在開明，拈起則諸天合掌，放下則頑石點頭，有如是自在威光。會得的，用有千差，體無二致；不會者，淨聽一心，卻煩表白。」宣畢，以拂子召眾，云：「消息飛來也大奇，陽春白雪報先知，單刀直入尋常事，誰解當陽奪鼓旗？」僧問：「舊時家風即不問，開明堂上事如何？」師云：「踏破澄潭月，花開劫外春。」乃云：「向上路，沒關欄，撞頭磕額是青天，道曠無涯談不盡，光陰有限且隨緣。無高下，絕言詮，靈山結就金剛種，逢人秖可豎空拳，既得金湯宏外護，大家重整渡頭船。然美則美矣，且到岸歸家一句作麼生？」豎拂子，云：「風力扶帆不用棹，笛聲喚月照陽城。」

說戒，侍御衛公率眾請上堂。拈香祝聖，云：「龍飛虎變，億兆沃撫字之勳；象駕猊臺，九有飲慈悲之化。國運泰，法運斯泰，表裏相扶；萬乘尊，三乘亦尊，文軌一致。法制禁令振作千古之綱常，戒定慧光陶鎔萬機之程憲。故此期玉葉傳宣玉偈，必金輪輔佐金湯力，藉外緣道方成辦。山埜生平魯拙，道行荒唐，秖可嘯傲雲山，坐消白日。忽地林木驚震，崖穴難藏，因而策杖雲中，轉身陽澤。適承侍御衛公移玉來山，一語投機，遺玉帶法緣，偶爾三生有幸話盤陀，可謂狹路相逢實難能。逭開建百日禪期，大整策勤爐[革*(苟-口+用)]，肇自今日為始，克期功完，於內所修功德，用酬帝主深恩，當報檀那厚德，伏願一人萃祉，萬壽無疆，撐坤絡以還醇，更乾維而獻款。考盤碧澗，葛天無懷之民同謳禹甸；擊壤青野，枕石漱流之士共誦堯年。功被剎塵，利及恩有。當山請主、在會檀那，心燈耿耿，共佛日以長明：福海洋洋，亙劫石而永固；諸山大眾、雲水高人，心城完固，戒珠輝煌，法海澄清，禪天朗耀。」

驀拈拄杖，云：「道出平常，聲色堆頭埋沒家寶；理該頓漸，建化門中權實並行。止持作犯、輕重開遮，亦是空中鳥道、水底魚蹤，又向何處摸索聱？」復擊禪床，云：「蛇吞鱉鼻，虎咬大虫，八兩半斤，十尺一丈，且道：是直釣江皋耶？隨波逐浪耶？」乃喝一喝，云：「拈過一邊，引出受戒。」

一如禪人請上堂。乃云：「雪清梅古，霜肅草枯，路上行人寒灰撲面，江邊漁父簑笠隨身。風頭硬，絲綸別，教綱頹，玉石分。三家村裏喜的是轟轟烈烈，十字街頭厭的是冷冷清清，正覺山前三嘆奇哉，開明會裏一期方便，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閻浮提、北鬱單越，那箇腳跟不點地？上及有頂，下至無垠，四溟六合，九埜八荒，誰家門戶不朝天？因甚十箇拈起，五雙不會？良由一念俄興，便有許多岐路。」豎拂子，云：「悠悠鼓樂震山林，繚亂天花和佛聲，目擊道存無箇事，試看白鷺立寒冰。」擊禪床，下座。

建福寧寺，開光，上堂。「鬧藍中立宗旨，叮叮當當；平地上起孤堆，活活鱍鱍。裁長補短，捨繩墨而白手成家；取方就圓，任老成而赤心衛法。繁興大用，舉必全真，一毛端上現微塵數香水海，一香水海現微塵數剎土，一剎土現微塵數諸佛，一佛座下現微塵數眾生，各各修因證果，悟自本心。今日高明同眾居士，以解脫手不費纖力拽轉黃面老人鼻孔，向此花街柳巷賣弄精神，酒令牌場三枚兩謊，紅樓窗外歌風嘯月，瑪瑙階前指東道西，鶺絃鐵撥紫檀槽，石城金闕紅牙板，彈的彈、拍的拍，恁可的惹起馬拂子出來道：『我也向錦上鋪花，江頭賣水。』打箇[跳-兆+孛]跳，云：『無礙淨光皎然不昧，有為色相日用自如，函蓋乾坤，貫通今古，類聖凡，齊物我，無有不被其光者。』」呵呵大笑，云：「又是缽盂安柄，矢上加尖。」震威一喝，云：「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水晶宮裏提燈影，黑漆園中放烏雞，看便易，摸去難。」

何繩傑薦考，請上堂。「天高地厚也成壞，日月星辰也昇墜，山遙海闊也榮枯，四生異類也輪迴，萬紫千紅也遷卸，惟有髑髏雙眼睛，炯炯光明超劫外，即此便是對樓何居士放身命處，山僧為汝當陽顯露了也。者裏見得徹去，勘破生死關頭，步步蓮華棒足，遊戲涅槃路上，頭頭本地風光，豈拘晚年向道？淨念專持，了妄歸真，即心是佛。」畫圓相，云：「向上全提一句作麼生道？那邊不住空王殿，怎肯耘田向日輪？」

盂蘭會，請上堂。乃云：「天公不作意安排，萬物生成有盛衰，罪福因緣誰定體？浮雲起滅自張乖。婆娑人世空魚碌，幻海靈源假聖垓，采菽尚云思報本，知人烏不共哀哉。君不見？慟嚴親之裒，門人盡廢蓼莪詩；泣慈母之修，鄰里已收桑柘社。哀傳海島，感薤露之易晞；恨切林皋，惜風木之不靜。長夜臺百年岑寂，青松宅千古凄涼。斯時也，蟬音送暑，蟋蟀鳴秋，古木吟風，蒼梧滴淚。於戲！慎終追遠，罔極恩大難酬，因建盂蘭勝會，水陸祇筵，萬物超昇，千祥駢集。」震威一喝，云：「者些話端向何處說起？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唯之與阿相去幾何？鐵圍山、彌勒院，豎連上下；鑊湯鍋、清涼池，橫結寒溫。但能一念回光，熱惱頓然解脫。」呵呵

大笑，云：「蕩蕩乾坤，陶凡鑄聖；團團日月，磨古篩今。拶得虛空無用處，布袋盛來上秤稱，驢唇先生謂我錙銖有眼，阿修羅王謂我水乳不分。分不分，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取。」豎起拂子，云：「大眾！試看法界冤親，盡向不動筵中各證無生去也。狻猊倒跨石獅子，白牯牽車駕鐵牛，鞭起夕陽何處是？明月蘆花兩岸秋。」下座。

水陸會，請上堂。師乃云：「綠醉林園岸柳嬌，冰消玉砌起春潮，寒烏陌上啼荒塚，野老風前淚寂寥。白日挑燈禳罪福，黃昏畫地躲蕭曹，萬年一念無生已，徒把青蚨貫紙燒。大眾！此清明佳節之即事也。原夫真妄本空、冥陽絕待，由識情之未破，赴湯火之迷源，殊形異報，苦樂多般。人天賦尊貴之質，倉茫易過；含識處卑微之域，姑息何宜？滅火抽薪之未能，揚湯止沸而已矣。忘岐路之羊，拂袖歸來尋活計；失蕉下之鹿，當陽進步問長安。是以先聖哀矜，屈垂方便，示枯藤於井邊，埋毒鼓於當道，致使聞聲向道，觸境回心，施有限之錢財，作無窮之利益。麥中有麵，饅頭餛飩子信手拈來；米裏無沙，香珍玅饌滿盤托出。三世諸佛普同供養，十方羅漢任意飽餐。多寶如來彈指一聲，馬面牛頭詫詫訝訝傳佛號；目連尊者振錫三下，刀山劍樹淅淅瀝瀝化蓮池。惟有賓頭盧策起眉毛，長汀子打開布袋。」呵呵大笑，云：「真箇好道場，凡聖平等，幽顯均霑，四衢通泰，六合安然，因甚又有尊貴自在、醜陋不堪？正是春色元無高下，花枝各有短長。山僧今日不辜眾請，重為發揮去也。」以拂子畫〇相，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清明終始，六位時成，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兩輪日月，萬象森羅眼；一個乾坤，六道輪迴坑。」喝一喝，下座。

師初度日，浩然高鎮臺請上堂。「天之蒼蒼，日月五星垂其光耀；地之茫茫，塊然嶽立列其藩疆；海之洋洋，靈源萬汭利其消長；物之昌昌，陰陽造化遂其生方；聖之皇皇，道德仁義振其綱常。兩間六合稟血氣者，人之最良，可以超凡入聖，獨證真常，隨緣不變，體露堂堂，何為乎棄本逐末，恣意遨遊，不達本地之風光？有向疆場中走馬，刀頭見性；有從詞林內安身，筆陣鋒鋩；有十字街前撞著，你東我西；有百花叢裏錯過，說青道黃。然雖頭頭自在、物物全彰，會得的，途中受用，兩袖飄揚；不會的，乾坤落落，煙水茫茫，弄到結角羅紋處，木落歸根一夜霜。咄！莫將舀溪杓柄喚作渡海浮囊，雪裏粉易分，墨中煤難辨，水中擇乳須是鵝王。眾中還有別緇素的麼？」擊禪床，云：「東君昨夜布天章，明月蘆花應小陽，江上漁翁橫釣，雲間牧子挂羚羊。那吒析骨機先負，演若迷頭心自狂，兔角龜毛收拾盡，單刀何故不承當？」

裴增瑞薦嚴，請上堂。「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試問大眾：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宜然；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何也？在舍只言為客易，臨筌方覺取魚難。敬台居士昆玉者，託跡於晉、營業於秦，直直朴朴、老老成成，情同鏡花水月，事有偏正攸分，因念手足難折，一慟相繼而行，人世已畢，後裔崢嶸，然冬溫夏清之儀未備陳歡於膝下，生事死葬之禮用表人子之竭誠。咄！豈不聞？懸崖撒手自肯承當，到此始信希夷消息。盡俯仰，逗靈源，芙蓉金色麗，蘆花白雪寒，音容常在世，覿面不相謾，擬欲求玄會，十萬億八千。還識令先嚴去住麼？今日稱風轉柁、順水推舟去也。云何幻滅復還生？幻妄紛飛強立名，輥到幻緣情盡處，蓮池寶所岸先登。靈根脫略歸真際，光範隨機入普門，萬象森羅談不二，大千沙界是慈親。」

太平寺，上堂。「祇園基本固，因人有差別，延促任其時，興廢無常格，巧出異見生，拙盡光愈烈。傀儡棚暗中提線索，疑殺門外金剛燈，影子人前賣俊俏，笑倒現身彌勒。崑崙頂上彩雲飛，大洋海底紅輪熱，直待漏盡人希，方才有個休歇。者樁公案其來久矣。看看：香積塵封，三門艸長，野狐向佛頂上著屙，蜘蛛在屋簷頭結網。幸爾一夥血性漢，燒乾矢橛，整破沙盆，福寧不忍袖手旁觀，大家添鹽合醋。」豎拂子，云：「旭日照南薰，清光曜城郭，風靜覺花榮，春暖靈臺潔。梵音祝紫宸，文運彰明德，仙官拂舊苑，和氣報新捷。天開大有年，孔禍俱殄滅，千古樂唐虞，眾星皆拱北。玉兔臥寒梅，金烏掃殘雪，太平新氣象，不用頻饒舌。」

張天福為考妣發引，請師對靈小參。「苦海波濤萬丈深，用誰經濟出沉淪？心光獨露元非有，不動圓明徹底清。此是當人分中出生入死游戲之場，夙具靈根的，其間立身行道，左右逢源；蕩而忘返者，可中望洋太息，抱石投淵，焉有不受淪溺者哉？越吾居士生平幹直，賦性溫良，處仁義之鄉，秉寬和之量，好善樂施，不倚他人門戶，知非改轍，參詢自己原頭，棄世間，轉身拶入如來藏，脫凡情，浮生已踞涅槃城。慈慎王氏雖乾道淑德先後相違，喜今夕良宵，一時津送堂前麟翼，躄踊焚香。於戲哀哉！昊天罔極，生不能蹈泣竹臥冰之高躅，死亦愧追鬻身返哺之遺風。斯時也，掬星海之銀漿，典蘭山之白雪，攬大塊為靈床，烹萬彙作盤餐，曷能酬其萬分之一也？由是敦請山僧當陽開導。」豎拂指棺，云：「林園寂寂臥高臺，流水落花逝已哉，兩岸紅塵消息淨，郎忙歸去託蓮胎。」

偈頌

勝思惟梵天問不退轉天子云：「我常於此佛國土，不曾見汝。」

西風括夢入園林，搖落黃花滿地金，待到天明開兩眼，看來真箇可憐生。

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為父母說法。

殘雲斂盡山光寂，秋月臨空宇宙新，雪後寒松增晚翠，猿啼青嶂一聲聲。

無著問天親：「人間四百年，彼天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

岸柳拂開春世界，嶺梅笑破歲寒心，錦鱗落在漁人手，棹入蘆花罷問津。

布袋和尚。

貧家搬弄沒來繇，囊內虛空骨董多，萬物自收仍自放，蘇盧悉利莎婆訶。

普化振鐸。

風流公子掣顛狂，白日青天喊畫堂，卻被傍觀看破了，至今無地著慚惶。

南泉斬貓。

千古南泉老作家，是非海裏驗龍蛇，休誇雪刃揮來疾，戴角擎頭意更賒。

忠國師因肅宗帝問：「如何是無爭三昧？」師云：「檀越踏毘盧頂上行。」

白玉池中開菡萏，黃金殿上湧毘盧，萬邦有道歸王化，一亙無私境象殊。

身心一如。

雲收野翠涵空碧，月照瀟湘徹底清，塞北江南無限意，蘆花深處釣舟橫。

香嚴獨腳頌。

嚼碎珊瑚枝噴月，翁乾滄海吐明珠，填溝塞壑難相委，喪命龜哥為負圖。

趙州問僧：「喫粥了也未？」

喫粥了也洗缽盂，一回堪笑一堪悲，古岸無人空寂寂，滿江風月露家私。

趙州在南泉井樓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抱柱云：「相救，相救。」

禍福無門本自招，高懸轆柱口嘮忉，雖然救得窮生命，不墮眉鬚落盡毛。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

覿面逢渠渠不識，撩天拄杖黑如漆，大家把手過西秦，夾路桃花煙雨冪。

皓月當空。

盈盈霜夜一輪寒，見道分明總不堪，影落瑤池休悵望，嫦娥醉倚玉欄干。

庭前柏樹子。

騷士才高藝過人，辭鋒筆力妙通神，生成一幅佳山水，點畫分明似不真。

臨濟因定上座問佛法大意。

撥艸瞻風不涉程，芒鞋踏破萬溪雲，懸岸[跳-兆+孛]跳逢知己，鏤骨銘[月*幾]報大恩。

仰山指雪獅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但與推倒。」雪竇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能扶起。」

相逢打鼓弄琵琶，縱奪臨機老作家，倒跨泥牛吹鐵笛，聲聲清韻落梅花。

五祖演鐵酸餡。

野水連天一色秋，風吹日炙憩峰頭，貧兒不解尋生計，錯把砒霜當赤鏐。

牛過窗櫺。

嘯月眠雲始自由，無端拂跡尾難收，若將此話逢人舉，笑倒菴中老比丘。

華嚴上堂，云：「大眾！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

橫吹玉笛出雲霞，月白風清音韻賒，無限落花隨水去，夕陽春色潑天涯。

雲菴居洞山，僧問：「《華嚴論》云：『以無明住地為一切諸佛不動智。』」

眼高千古蓋乾坤，一笑無歸海嶽渾，燕語鶯啼明歷歷，徒將肝膽向人傾。

德山托缽。

金毛獅子玉麒麟，踢踏翻騰宇宙紛，萬里山河平似鏡，歸來頓覺一身輕。

玄沙汝虎。

四海煙消波浪靜，霜天午夜月輪輝，山前猛虎當途踞，多少行人沒路歸？

黃蘗噇酒糟話。

大唐國裏無禪師，綠水青山休更疑，竹杖化龍歸去也，獃郎尤自眼[睊-月+虫][睊-月+虫]。

百丈野狐。

珠走盤兮盤走珠，天師門裏賣桃符，野狐跳入金毛隊，五百生前不丈夫。

岩頭在甘贊家過夏，把針次。

無端白日遭山鬼，糾得渾家沒奈何，打破當門生鐵限，和光混俗興偏多。

復提臺何公

涤水稽天興未窮，江城環繞梵王宮，攜笻暮向青山裏，旌蓋朝逢紫陌中。拂袖溪邊譜竹石，觀星臺上醒魚龍，賢侯莫問雲間意，指日堪乘破浪風。

壽浩然高鎮臺

臂輔神京古夏州，長城萬里屬君侯，狼煙久靖歸旗鼓，龍塞常清任鎧鎩。般若聚光雄武健，金剛發焰傑風悠，長生珠就齊元會，不老丹成貫斗牛。天賚彤盧新北寵，陛陳韜略壯西猷，三公珥筆麒麟下，記取功宗萬古留。

贈欽鄰王鎮臺

玉鞭才出鎮湖嘉，金菊芙蓉奐彩霞，儘有清風盈兩袖，且無積雪獻雙花。挽迴世運宜公直，欲渡閻浮泛德槎，大地如棋輸玅著，長天一劍倚雲斜。

壽楊太守

琴臺嘉譽遍巖疆，處處風聲景慕揚，德頌清明前召杜，理稱平恕古龔黃。邊猷協帝桃千熟，善政同天液自香，體鑄金剛因念靜，慧成般若為心光。盆冤洗處于門大，棠蔭清時召政昌，才懋吾鄉君獨盛，佇看丹鳳下天章。

山居韻

獨步岩前倚杖黎，由來清興謾施為，生涯隨分珍無價，得意攀緣璧有玭。輸我菴中消白晝，任他門外入多岐，東風嶺上拖雲過，喚起山童拾紫芝。

空山寂寂路橫斜，萬種天然總莫誇，怪石披雲形似虎，蒼藤臥雪影非蛇。澗外狂猿爭遶樹，林中小鳥亂啼花，閱盡世情難比擬，茅堂高枕老煙霞。
垢面灰頭忘歲月，疏籬小屋我甘休，且無丹壁邈青竹，肯向紅塵弄直鉤。道曠乾坤彌宇宙，養高泉石傲王侯，霜鋒氣燄閒之繞，徒把光陰付白頭。
自從躡足超方外，直至而今無可疑，七尺烏藤隨出處，三間茅屋任棲遲。窮通萬法元非有，掃盡千岐秖在斯，海上同參猶未至，頻開竹戶待阿誰？

與璞姑范居士

道在人弘不用猜，詩書禮樂倩誰該？世情塞絕玄機妙，造化翛然眼豁開。為覓箇中緣未遇，萍逢知己可頻來，禪林此日驚秋矣，擔荷還須過量才。
撲落空天始盡頭，寒螿寂寂暗驚秋，日疑山斷聯雲補，月愛漚和線玉鉤。鴈字難修方寸語，溪聲可瀉故人酬，他年記得盤桓處，太白湖中起石尤。

為起潛沈儒學

相逢抵掌話殷勤，言外窮通千古心，道在動中明有句，詩從靜裏合無聲。忘機誰謂簞瓢樂？得意元來富貴輕，覷破浮生如幻夢，漆園花木草森森。

為王參府

高齋且得遣時光，偶接佳章逸興長，塔老雲閒籠碧漢，春深野色噴寒香。湖天窈窕空流翠，鳥樹依稀任性狂，一曲漁歌隨適水，好將杯度宿煙浪。

壽漢南鍾太守

吐鳳文成腹五車，丹心片片赤城霞，黃堂半接青瑤嶼，皂蓋平侵紫玉葩。宦海若能乘寶筏，飛仙何必泛靈槎？遙瞻函丈餘佳氣，百谷三山介壽華。

別徐牧主

寒栗枝枝遞遠香，攜笻獨步入微茫，幾家漁火明沙淺？一片征帆掛水長。紫塞風搖黃葉雨，碧天雁送玉門霜，生涯未按煙波趣，白髮休嫌鏡裏傷。

壽亮采師元戎

饒有英聲與令名，將軍壽國之長城，風雷紫塞氛霾淨，雨露蘭山草木榮。能使河靈滋赤土，肯教旱魃誤蒼生，星明南極威光遠，不獨巖邊樂太平。

靈鵲花

葳蕤凌漢表，引蔓樹聯紅，宿鳥驚芳豔，遊蜂戀綠叢。煙消青嶂外，翠鎖白雲中，風遞幽香遠，夤緣興未窮。

空谷傳聲

送響傳空谷，圓音告大方，喬林驚鶴夢，幽澗動猿狂。南北互相應，高低不覆藏，分明千古韻，誰解別宮商？

與王參府

寥寥論心地，虛靈一貫通，本無塵俗累，那更覓幽叢？指顧堪懿樂，歌歡羨美風，長安千古意，君子道相同。

復劉參府

杖錫西來遠，韜光入淨明，榮枯千種態，好惡百般聲。老大幾忘倦，時艱志亦誠，讀殘齊物論，搔首憶莊生。衛法心如鏡，秦臺萬里明，寒光驚白晝，淡質賦清真。對月憐山隱，臨軒喜玉觥，武林陳大爵，一醉悟三生。

贈武子山李文學

西邑林園近，山城映水濱，蒼松鳴野鶴，古岸泊行人。果熟元都景，香飄漢苑春，上頭多隱士，相契我為鄰。形勝非凡俗，輕清信有緣，道存顏氏樂，性靜武真仙。魚躍金洋水，雲飛星子巔，坐觀龍虎嘯，別是一壺天。

壽鳳翔楊太守

毓秀靈明宦海清，珠璣時雨澤黎民，丹書此日飛南極，願祝人間不老春。

復直指李公

禹門破浪策雲騶，旌旆雄藍喜色嘉，幾點河山頻入座，海天蕩漾樂無涯。

別太史李公

玉堂深鎖正揮毫，門外飛旗似手招，公車此日登雲去，足下恒思萬里橋。

閱汪侍御水利碑

古今誰探此源頭？浪潑千尋志未休，肯向急流砰砥柱，朔方經濟德難酬。

寄牧主徐公

川原久不睹風珂，堂奧深深意若何？常把襟懷如鐵鑄，從他簾外事情多。
霜林葉落見空山，踞地獅兒信飽參，長嘯一聲千萬里，也須旋首再加鞭。
逢人秖管豎拳頭，有甚機關不自由？古鏡當臺涵萬象，光中豈礙白雲樓？
不是心也不是佛，人生何自空勞碌？江南地暖好栽蓮，塞北風高難種竹。
世間總沒箇閒人，好向忙時達本真，眨得眼來天又晚，這番錯過定難親。

偶成

矮屋團團住有餘，四簷窗透遠天低，等閒唱罷陽春曲，流水高山和不齊。

光陰迅速不停流，識浪奔催豈盡頭？箇事若還情未瞥，可憐虛喪好春秋。
長空雁語動秋聲，葉捲西風影瘦稜，素志且隨甘寂寞，萬緣施設信天真。
一帶山光繞畫屏，綠楊深處亂啼鶯，幾回意若歸岩谷，恐負當年一片心。

爆竹

青天白月轉霜輪，兀坐忘緣定裏僧，驀地一聲轟宇宙，大千沙界露全身。

詠雪

隴頭英蕊弄寒威，六出飄飄點翠微，抖擻冰懷無箇事，好將玉笛向陽春。

募緣

白雲堆裏幾憨僧，垢面灰頭百不能，日飽三餐誰助我？肚皮撐破報君恩。

放生

眾生佛性本皆同，撞入娑婆幻網中，不遇一番親切手，何時高舉出樊籠？

示玄宗都監

牢關把住不通風，看破疑團生死空，赤手難探滄海月，翻身躍浪出河東。

示惺悟監院

多年苦行向南參，一片身心不放閒，跣足歸來無箇事，荊姚當道看長安。

別幻如講主

長歌一曲過西秦，善法堂前喜遇君，月白風清纔堪聽，何緣羯鼓動歸征？

示興周居士

工夫不用尋方便，鐵壁銀山常現前，舉措自然無逆順，隨緣終日自乾乾。

與穎木禪師

道濟時艱惜暮年，樞機正可任方圓，相逢喜是揮斤手，不弄絲綸已自甘。

示不非禪人

冰浮野水春將半，家火難容說一篇，惱我驀頭轟一掌，清風明月滿山川。

示含波禪人

靈臺棒下走魚龍，去去江南白浪中，頭角崢嶸歸故里，且鋤雲月宿孤峰。

示融和禪人

生平氣格不隨流，輕舟已駕漢江頭，他時一陣東風起，不遇知人莫上鉤。

示一如禪人

一卷毘尼閱未遍，偶來辭我謁普賢，象王徹斷黃金鎖，撥轉雲頭望漢川。

示定安禪人

撥艸歸來理故居，雞冠如醉倚丹墀，豐林山下千竿竹，分咐高流正可棲。

寄羽陽檀越

杖錫西來倚翠岑，山門寂寞冷如冰，石人望斷虛空眼，玉帶何殊萬里程？

示王守吾居士

一機不透萬重山，力盡竿頭好著鞭，經得幾番風雨後，方知屋破見青天。

示黃居士

朔風颺雪逗寒梅，快把心經念幾回，莫待上方鐘鼓靜，山頭月落五更催。

示相居士

鳳落蒼梧玉漏長，芳城鼓樂正鏗鏘，盤陀有語曾叮囑，一箭秋雲桂子香。

示馮居士

善財託跡在公門，中外靈明手眼親，放去收來雖任爾，上頭還有更稱尊。

示豁然維那

漱流枕石甚奇哉，佛祖生擒一並埋，且聽白雲輕點首，喝天棒月出洪崖。

示明心禪人

拂拂春風花雨寒，一層煙水一重山，水盡山窮方注腳，莫將影艸戲波瀾。

別汪二府

漢臺西去雨濛濛，杜若香銷木槿紅，風捲襤毿雲外去，溪山何處不相逢？

仙人橋

丹砂煉矣達先天，點石成金非偶然，不睹仙人雲色冷，空留橋道跨寒潭。

翠嵐亭

萬紫千紅繞翠嵐，花凝玉露柳含煙，山亭寂寞幽香遠，好放閒情天地間。

四蓮菴

迴出常流傍水隈，耽耽結就聖賢胎，愕然磕破霜花面，百歲徒勞一夢哉。

睹佛臺

空王面目倩誰觀？但自回頭石也穿，岐路不忘終是錯，依稀紅日落西乾。

臥佛洞

古洞清幽沒箇人，惟餘一座釋迦身，不知瞌睡年多少？門外新增百尺藤。

雜著

與柏提臺

「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此是黃面老人金口親宣，非山野杜撰之談，試請檀越向行住坐臥處直下回光，默默自看畢竟如何是我本來面目。正體究時，不得起念，動念即乖，孜孜切切，無論閒忙，休要放舍。看來看去、參來參去，參到心智路絕處，自然觸著磕著，心花發明，始信眉毛不離眼上，有甚奇特？這般事只貴單刀直入，切忌多途，又不用費力，費力轉不相應。所以古德云：「行

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若到與麼田地，正好尊居大位，獨踞公堂，萬里權衡，全歸掌握，一任佛、魔當前，直下坐斷，有何生死塵勞之念慮哉？

又

平涼聚首始終如一，居富貴中，不被富貴之所羅籠，於此大事因緣切切留心者，豈非堅固願力，曷能如是哉？初當任重事繁，未盡底蘊，既爾功成心靜，直須抖擻精神，徹頭徹尾，寧教日益日省，休要且信且疑。這般大事非當小緣，眾生迷此，輪轉三界，受無量苦；諸佛悟此，超諸有海，受殊勝樂。然苦樂雖殊，從迷悟之異途耳。

示柏善人

末世中學般若者，若河沙中求一粒，甚為希有，誠非夙植德本，焉能具此堅固信力？來云：「伏蒙慈示，少覺清涼，逆境現前，轉增迷悶，因繫金鈴於指端以為自警。」山埜道：「宦海浮沉，滾滾不息，一波纔動，萬波相隨，不究源頭，何日是了？須當猛著精彩，看個無字話頭，默默孜參，休要間斷。日久歲深，一切障礙自然冰釋，更須干頭進步，撒手懸崖，忽地心境俱空，機輪活脫，有何逆順苦樂堪為對待耶？」偈曰：「三界忙忙不暫停，珠簾靜揜道為尊，八面笙歌聞未徹，好將指上扣金鈴。」

為柏提臺

鷲嶺拈花展笑眉，箇中消息幾人知？西天此土有何及？路入皇都遇不識。堆堆九載坐少林，斷臂安心赤骨立。龐蘊當年問馬師，一口吸盡西江水。裴公捧佛覓安名，黃蘗一諾憑堪委。臨濟堂中王常侍，金屑入眼恐成翳。兜率悅徵無盡老，鼓寂鐘沉休去好。東坡玉帶鎮金山，昌黎末後遇大顛。香山居士白侍郎，卻從險機下承當。刀刀見血雨霖霖，諸子無為入五燈，天童會裏許多人，徑山點首默談真。這些活計沒人情，貴在臨時用得親，我來拽杖到涇原，白浪滔滔覓渡船。無端突出滄溟客，把斷要津去不得，一喝三日兩耳聾，莫教忘卻來時路。千七百箇老古錐，活捉生擒兩手付，法海悠悠翫莫涯，咄哉扶起中流柱。

復何提臺

臨行未得一敘，動在機先，恐落今時常套，惟高明諒之。遙瞻弘護，泉石光輝，紫柏形勝，漢治名藍，當稱大力，克建大功。惜乎，數經興廢，劫運使然。第所慮者，山空路峻，地險人遙，縱得已成，恐非長振。檀台身居顯位，惟道是公，指顧無非福國，何拘紫柏之盛言哉？華誕未遑躬祝，奈緣乍居破院，枕石初安，惟望南山翹首，合十致意。

為王鎮臺

緬惟檀臺福寧，雖未親挹丰度，然於郎君對晤之頃久矣。相見郎君臨岐，乞為親庭希福寧，寄數行開示：若論宗乘中，絕聖凡、無向背。古人於無向背、絕聖凡處建立者個眼目，是出格見解人，斬釘截鐵一句子；及乎纔加趨向，便墮途轍。若於趨向不得處，如銀山鐵壁，忽然觸翻最為快，便好去金戈鐵馬上按劍談禪，花月樓臺前提燈勦賊，庶是英雄本色，可云解脫道流，固不用饒舌矣。但始初下手，不無方便，欲入此個門頭，將自己本有一段大事不假外求，表一切善為助因，遮一切惡為悟理，隨時隨處一物不容，勤加勘驗，晨夕以之，如鑽木相似。到得勢窮力盡，突然爆出一段光景，也非佛、也非眾生，世界、身心廓然無間，總是一柄靈鋒寶劍，只在六根門頭鑑地暉天，無理不照、無事不閡，則於清嘯燕居、著衣放箸、發施號令、一切作為色色仍舊。到與麼田地，始有些子氣息，再去明眼尊宿門下捋虎鬚好。

復新安呂侍御

雲行鳥飛，自當莫測，承臺閣之宏護，荊棘重重，竿頭有路。彼時兩次遙函，料達臺端。已幸抵渭濱，正猶豫間，偶聞關河阻隘，因而卜 靜於太行山中，日率諸子躬耕泥水之暇，搔首問天，烹泉聽月。將來晤對，未卜 何期。然大位中正好秘固準提，標一心、照萬法，正己率下，治君澤民，則大用全提，灼然應驗耳。臨楮不盡布覆。

復漢南鍾太守

黃菊將吐，丹桂飄香，美景良宵，不能再聆清誨，奈緣奪道會之不果也。承惠詩章，就乘捧讀，恍若山鼓瑤琴，輕清震蕩。向諭紫柏，勝遊山水奇絕，真乃漢鳳蟠龍，連雲砥柱。其如凋殘日久，溢目荊榛，似乎眾寡難支，多則艱濟，再為酌量可也。惟臺下悲願宏

深，潛符密用，莫不以斯道覺斯民，任其高低普應、萬物得宜，則紫柏山場難逃治化矣。

復鳳翔楊太守

寒梅颺雪，碧水生冰，匝地香風，浸潤崖屋。與作雲間知己，一段衷曲非口所宣。天地之化育，藉仁者以讚，成人者胡為不知，知而弗為艸木也。林間人慷慨無何，惟對青山白雲合掌加額，然山玉淵珠惟足下得之矣，烏用山埜之贅語乎？

郭真吾居士

威音王把箇乾淨鼻孔，無端教人嘲風弄月、炙地薰天，始終心不負人，一钁到底，其如正法眼藏鐵鏡昭然，蝦蟆蚯蚓努目生嗔，良可嘆矣。近時野干啾啾，爾等親遭毒手，切忌隨邪逐惡，三十年後此話大行。谿山元不間行人，風送寒雲楚夏分，擲下一枝塗毒鼓，他時海內有知音。珍重。

王守吾居士

欲行千里，一步為初。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既知不離這箇，快些著眼，且看這箇動靜承誰力？當著眼時，不要管他是真是假、會與不會，常住真心、諸苦因緣一齊付之江漢，單單舉個狗子無佛性話，看到伎窮力竭、知解情忘，驀直向前，更加猛利，忽若囫地一聲，翻轉面皮，那怕他塵勞諸苦、恩愛牽纏，佛之一字吾不喜聞，豈不快哉？所以龐公云：「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誠不誣矣，宜盡心焉。

寧夏眾居士

十數年還思棒頭痛處，可謂道愈遠而信愈篤，誠不虛矣。偶接書儀，備悉來意，但緣開明，山水可人，功果未竣，初題柱云：「碧沼蒼松，清貧埜鶴，堪為共寒峰古寺，儻泊閒雲不忍飛。」適予意耳。郭真吾拂袖西歸，老僧聞知，嗟嘆不已。眾道友當念光陰倏忽，時勢逼人，大家猛著精彩，踏步向前，魚魚鹿鹿、囊囊藏藏，元是自家資本，非同外物，在翻轉筭盤、迴光檢點，麻三斤、布一疋，信手拈來，多少快意，會得是好生涯，不會休要放過。

觀音像贊(浩然高鎮臺請)

靈苗秀巧，根本榮初，圓通三昧，體用一如。衛法現天大將軍之身，持世作護國文明之主，道曠乾坤，恩施雨露，當陽垂手欲何為？獨步青雲緣救苦。大化歸仁焉，至善復云乎？悲心願力等虛空，明月秋江無透路，陽春白雪頌難齊，更有一樁奇特處。君不見？巍巍寒角醒蒼生，和氣氤氳動遠聞，遍界聲光藏不住，紅塵紫陌見觀音。咄！

接引像贊(蕭溥居士請)

西天逕不遠，金地鎖閣浮，指南圖極真，寶絲聯綠野。進如梭擲，退不機抽，聲前露臂，蓮下垂鉤。咦！光風霽月常如面，坦然到岸不須舟。

龍池幻老人真贊

高據貌床，橫拈椰栗，本無一法與人，一味攔腮劈脊，摟碎衲子頂門，開鑿人天眼目，雷轟電激而大用天旋，風行艸偃而驅耕奪食，禹門惡浪滔天，蝦蟹依前成隊。與麼為人，全身陷入無間地獄。

天童密老人真贊

神清貌古，雪鬢鬈鬆，一條白棒，變化魚龍。名震海宇而雲自舒卷，德及含情而雨灑莫窮，一段恩光寫不盡，和煙捏碎太虛空。

風穴先師真贊

描亦不成，畫亦不就，夢幻空花，當陽漏逗。澄潭湛湛兮月滾金波，長天渺渺兮日麗星斗。道契威音、機圓混沌也徒然；壽尊無量、福等芥城元非有。肚裏無文，筆尖有口，吹毛鋒燄捷南薰，陷虎機深藏北斗。呵呵呵，沒來繇的川老叟，佛國天堂稱為領袖，地獄三途尊居上首。咄！

為徹宗長老舉火

時丁像季，佛法下衰，泛泛之流，紛紛皆是；求正見者，沙裏索金。昔年誨子寧去抱道老於雲壑，莫教輕蔑露向人前；今日方知慎

初護末，原始要終，一段因緣誠謂本色。住山人全無刀斧痕，賀蘭千丈雪，黃河百尺冰，清光皎潔，去就分明，焦頭爛額重經煉，法雲垂手利群生。

為靈虛勤舊舉火

二十餘年追隨杖履，百千三昧常光現前，一片金石心許多堅固。行到此，脫卻舊衣裳，著上新衫子。快些來，莫遲至，大冶紅爐片雪飛，靈瑞光明照天地。

為常安勤舊舉火

昔行未踏上頭關，力盡身疲過漢南，三十年來無個事，一朝風火急如煙。安上座見麼？五蘊幻身，本來非有，百般手眼，惜自蹉跎。隨處受生，當處滅盡，人間、天上，有何不可？當陽迸出一輪紅，八面青山無處躲。

為瑞白知殿舉火

「依吾十載，受盡波吒，然雖苦樂逆順，貴在達本還源，薦得本地風光，是處通途活轍。到這裏，斬新下腳，白手安居，將謂蒼松晚翠，豈知黃菊先飄？昨日清晨放下土墼，瞥然歸去；今朝午後拈起火把，慟出山懷。傷哉，快哉。瑞白！末後一句致再叮嚀，生前得力處，正好脫體承當。」以火把打圓相，云：「烈火轟轟劈面來，煉得虛空全體露。」

為悟蓮舉火

踏遍萬重山，眼底無一物，禮佛祖作冤家，觀世事若碁局。清光揜袂，風生白屋，偶來入我爐[革*(苟-口+用)]中，煙飛火燼，惟餘一具青蓮骨。咄！

為契如舉火

海闊山遙羨玉鉤，蘆花影裏月為儔，十年未盡書窗苦，為子掀翻合自由。浪淨風停歸去急，轉身處處是蓮舟，心空及第忙于火，化樂天宮踏上頭。咄！

為晏參舉火

曾憶當年騎竹馬，者廝游戲真非假，黃梁未熟五更寒，夢裏率然歸去也。

為源密庄頭火

斫青山，鋤明月，插荒畬，曬晴雪。出作入息，曷辭冒雨衝風？暑往寒來，且喜道心似鐵。成個血性男兒，惜乎光陰催迫，歸去來兮絕離微，聽吾示汝安身策，常寂光中徹本原，火裏翻身天地闊。

毛賢徵為母請

師秉炬：「天邈邈，水鱗鱗，琉璃岸結玉涪城，觸目現成清淨土，何緣不契妙明心？至此須知：宦海昇沉，浮生逆順，莫戀舊時家聲，寂滅光中諦信。況爾真誠淑德，嚴肅家庭，五戒專持，一心修證？堪勝人天小果，親承上品彌陀，隨願往生，逍遙快樂。」拈火把，云：「大眾！見麼？是凡、是聖，盡見無生面目；若男、若女，洞明自己風光。灼愛網於機先，燭昏衢於當下，轟轟烈烈沒人情，火裏蓮華渾無價。」

為蕭居士入塔

楊花落盡五更雨，啼遍青山紅杜宇，堪嘆重泉人已歸，歌殘一闋陽關語。遮應理州羽鳳蕭公諧鸞張氏，營業頹陽，明滅之天，生涯杳靄，稀微之地，鳴螿四壁。樂擬灞水之長貧，清火一枝；甘彼鹿門之不貴，彷彿湘江。龐處士靜而且清，宛肖臺山凌行婆澹而有味，一子從予乞戒歸，團圞共被無生累。八十餘載，閱他人事曉煙飛；先後數宵，覷我死生朝露墜。端然坐脫四山摧，大家齊觀百雜碎。去時恁麼去也，且道：末後如何？咄！巍巍坐斷西山腳，松風蕭蕭，千古悠悠，當落暉山蟬嘒嘒。

斌雅禪師語錄卷下(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